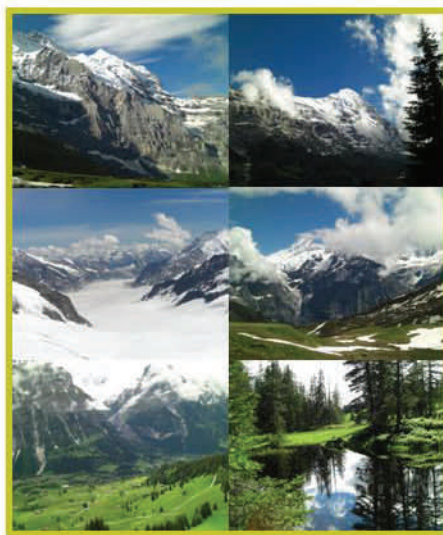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零八年八月第一百零七期

New World Poetry Simonthly, Aug. 2008



●天府之殤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①

●里爾克詩作〈盲女〉中譯



目錄

No.107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天府之殤——汶川地震詩輯

伊沙·熊國華·向明·王妍丁·黃葵
彭世學·李斐·黎杰·彭國全·蔡可風
明迪·傅智祥 1

詩創作

傅天琳 一封信
在北方過第一個冬天 6

塞 遙 魔術師 6

桑 克 哈埠來鴻／剃鬚刀 7

彭世學 失血的天空／秋天／落葉 7

杜風人 遠離塑像 8

潘洗塵 我們快意恩仇我們替天行道 8

呂建春 伊戰關押的正義 8

遠 方 七月的絮語 9

冬 夢 心事無缺 9

謝啟義 關注／熱愛 9

謝 勳 吸幾口青春的美利堅 二首 10

林小東 黃昏，很受傷 10

心 水 柳葉刀 10

謝 青 譬如朝露／雪夜 11

成幼殊 跳板 11

王克難 小的透視 四首 11

明 迪 秋天的夜裡想起穆索爾斯基 17

莫 云 冷眼 17

方浪舟 王者歸來 18

柏銘久 朝雲峰一夜 18

輕 鳴 覺悟／他死了 18

黃奇峰 我參加了我的喪禮 19

李國七 雪飄／終於知道 19

魯 行 1957年的夏天 三首 20

施漢威 城市特色 20

阿 北 謊話／與自行車私奔 20

嚴 力 中國抽屜 四首 21

傅詩予 櫻花細語 21

蔡克霖 泰國三首 22

張 非 過灘河 22

資中華 視線之外／演員 22

陳銘華 可園／番禺／道可道 23

惠 兒 風之囁語 三首 23

野 人 臥在大地上的孩子 23

包 苞 沿江而下 24

林忠成 校園的軟 24

陳亞平 後非非詩人圖像集 25

依 雯 晴空 25

朵 兒 悟／證據／最後一戰／和諧 26

婉 冰 寒冬訊息 26

文錦寧 足球賽透視 二首 26

振 嵐 棋局變動的玄機窺探 27

中國民間詩刊大展①

邊緣詩刊 12

突圍詩刊 15

譯詩

張子清 胡弦詩作英譯 27

張索時 里爾克詩作〈盲女〉 27

評介

長 篙 向明與概念創作 29

許慶勝 中西文化交流的自覺超越 31

劉耀中 威爾伯和他的新形式主義 32

詩訊

詩 訊 封底裡

封 面 瑞士 Jungfrauoch 風景圖片
／陳長青攝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何啟良 (聖荷西)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黃奇峰 (洛杉磯)
杜風人 (紐 約)
陳耀祖 (越 南)
方 明 (法 國)
西 牧 (多倫多)
蔡克霖 (南 京)
陳恆行 (維 州)
塞 遙 (紐 約)
朱彥潤 (加 州)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包 苞 (甘 肅)
王克難 (爾 灣)
蘇寶鴻 (阿 市)

天府之殤

■伊沙

兇手大地

——獻給四川大地震罹難同胞
及倖存者

天啊，你殘害蒼生枉為天！
——〔元〕關漢卿

兇手大地

天塌了
地陷了
為什麼
為什麼
會有那麼多的校舍
頃刻間變成了廢墟

文人誤國
騷客乖戾
我聽見一個四眼狗
不無幸災樂禍地說：
“此為天譴！”

什麼樣的王法
什麼樣的正義
竟敢譴責到
無辜的孩子頭上
你是天王老子
我也去你媽的

去你媽的吧！大地
翻臉無情
張開血盆大口
吞沒掉無數孩子的大地
你是變態的殺人兇手骯髒透頂
起初綻放出蓮花寶座般彩雲的天空
此刻在虛偽地哭泣……

2008.5.14（四川大地震第三日）

天府之殤

我到過那個美麗的地方
我來自那個美麗的地方
我生在那個美麗的地方
那是一個有山有水的美麗的地方
那是一個盛產壽星的地方
彭祖活到八百歲
留下一套房中術
那是一個詩人輩出的地方
李白和蘇軾比鄰相望
杜甫也趕來蓋間草房
男人鬼聰明，女人很女人
美女和美食遍地
那是一個狗咬太陽的濕漉漉的地方
毛竹是它的風骨
毛筆是它的靈魂
據說：這是最適宜人居的地方
簡直就是一座人間天堂
但是現在，一夜之間
坐在電視機前的我
已經認不出它了
也找不到現成的詞
來說出它此刻的模樣
什麼廢墟什麼瓦礫
什麼世界末日什麼人間地獄
那是全宇宙的虎豹豺狼集體出動
對中國人所發動的一場突然襲擊
剖我腹取我心還要掏出腸子肚子
並把它們堆砌在荒涼的外星表面

2008.5.17

懦夫

如今
人們像講述一個笑話似的
在大肆嘲笑著這名懦夫
一周前
在地震發生的當時當刻

本市東郊一所大學
正在上課的英語老師
反應神速腳底抹油
以劉翔衝向奧運冠軍的速度
衝出門去沖下樓去
撇下一班驚恐萬狀六神無主的學生

英雄在上
在每天的電視上
看得我熱淚盈眶
相形之下
他是懦夫
這毫無疑問
我崇拜英雄
但也拒絕嘲笑懦夫
感到自己沒資格
感到貪生怕死奪門而出奪路而逃的他
有可能（很可能）就是我

生死一瞬間
來不及抉擇
人不過是一張被拋灑出去的紙牌
誰知道會亮出哪一面
2008·5·19（42歲生日之作）

一張當獲普利策獎的照片 和圍繞它的一點討論

照片上的漢子
騎在一輛摩托上
背後捆綁著
剛從廢墟中挖出來的
老婆的屍體
他正準備將摩托發動
將她送到一家
尚未垮塌的醫院的太平間去
他說他不能讓自己的老婆
躺在瓦礫之下
他要讓她走得體面
走得富有尊嚴

在遠離災區的某處
一個女人看了電腦上的照片
對在場的我感歎：“今生

如果能夠嫁給這樣的漢子
就算死上一千次也願意”
我看了看面前的這個女人
又看了看照片上的那條漢子
忍不住對她說了一番大實話：
“這種丟在人堆裏就找不出來的男人
就是那種你已經拒絕過一千次的男人
而你這種高高在上的女人就算委身
下嫁給他
然後在地震中死了
他也未必就會這樣背你”

2008.5.23

大震感唱

每當國難當頭
民族到了危急時刻
文人的表現遠不如戲子
正如哈日留鬚的周作人遠不如
蓄髯罷演的梅蘭芳
恰似大漢奸之二奶張愛玲遠不如
戰鬥機捐獻者常香玉
哦！這不是什麼新發現
而是早已有之的老傳統

有網蟲振聾發聵地提醒：“連婊子
都不如！”

2008.5.25

倖存者之詩

從廢墟中獲救的美女
對苦苦守候的戀人
所說的第一句話
“今晚的月亮好圓啊！”
是一句傳統的抒情詩
（如果你在這時嘲笑她為小資
你肯定不是一個真正的詩人
而是一個空心蘿蔔的憤青）

從廢墟中獲救的少年
對救出他的軍人
所說的第一句話
“叔叔，我要喝可樂，冰的！”

是一句人性的口語詩
（如果你在這時批判可樂是全球化
的腐蝕劑
你肯定不是一個真正的詩人
而是一個臭烘烘的書呆子）

從廢墟中獲救的幼童
躺在擔架上未發一言
忽然向救他抬他的士兵
敬了一個稚拙的軍禮
是一句無字的行為詩
（如果你在這時將其誣衊為軍國主義教育
你肯定不是一個真正的詩人
而是一個在西方的政客那裏討飯吃的渣滓）

倖存者出口成詩
因為倖存本身就是一首大詩
那種美好的妙不可言的感覺啊
在此失而復得的人間
除了詩還有什麼能夠與之匹配

2008.5.26

熊國華

國 殤

——寫在2008年5月19日

這一刻，警笛長鳴國旗半降舉國悲痛
哀悼在汶川地震中遇難的數萬同胞
哀悼所有的動物植物山川河流公路和村莊

這一刻，所有的中國人堅強地站立
三分鐘默哀三天停止娛樂三個世紀的災難
人們在淚雨紛飛的悲痛中凝聚力量

這一刻，所有的中國人都成了汶川人
所有的外國人都成了中國人
橫互在人類心靈中的牆壁被地震摧毀

這一刻，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為最可愛的人
衝鋒陷陣救死扶傷連續奮戰不怕犧牲
戰爭的武器成為拯救人民於危難
之中的鐵軍

這一刻，所有孤兒孤老孤殘不再孤單
無數愛心無數獻血無數捐款無數支援
13億雙手將幫助你們在廢墟上
重建家園

這一刻，陶醉於自我享受的人們
應受到震撼
富貴者不一定富貴卑微者不一定卑微
死者或許比生者活得更長久

這一刻，很多震區的校園變成了
寂靜的墳場
廢墟上的課本鉛筆波鞋找不到主人
一些被錢熏黑的心被押上道德法庭

這一刻，汶川地震向人類再次
敲響了警鐘
任何破壞自然生態的行為只能自食其果
敬畏自然敬畏生命保護地球和諧共存

這一刻，共和國再次經受了
血與淚的洗禮
多難興邦萬眾一心看我中華雨過天晴
民族的脊梁像長城一樣昂然挺立

展翅的雄鷹

——獻給英雄教師譚千秋

你張開雙手
全身撲在一張課桌上
用生命護住
四朵鮮豔的小花

2008年5月12日14:28分
你以這種無畏的姿勢
銘刻在全世界的腦海中
定格在紛飛的淚雨中

你是展翅的雄鷹啊
在天堂仍在勇敢地飛翔
四個小天使為你護航
下面是鮮花盛開的美麗校園

■向明

詩無能

——給四川受難的鄉親

面對四川那麼大的災難
你們詩人，寫一首詩吧！

我說：“我現正患詩無能。”
遠不如把白淨稿紙，遞給
那位喪子失孫的老奶奶擦眼淚
還不如把我執筆的手
拿起鐵鍬救出水泥塊下的無辜學生

也是快七十歲的老妻
一邊看電視一邊擦眼淚噲我說：
“那些空口說白話的詩免了吧！”
我去烙幾十張餅給他們吃
缺水缺糧，活命要緊。”

才讀國中的小孫子瞪著大眼說：
“汶川在四川省嗎！
你們在臺灣怎麼送去？”
這時我們才猛醒，不但
詩無能，人也無能。

最後終於決定
捐一日所得養老金
聊表寸心

2008/5/15

■王妍丁

照耀汶川的生命之火

汶川的風是冷的
樹是冷的
山上下來的水流是冷的
那爬了快一輩子的土坡
也是冷的
它在長滿了艾草的高堂裏

彎腰 哭泣

到處是疼痛的骨頭
和我失散的親人的面龐
他們只有一個目的
找到孩子
快找到孩子
一定要找到我們的孩子

天早已黑透了
可怕的廢墟上
那些可愛的小書包
一個都沒有回家
誰看見
他們正用力向前伸著
一雙小手
在黑夜裏頑強地觸摸著
光亮的記憶

沒有哭聲 沒有放棄
當失血的課本掉落在地
當世上所有的恐懼
都擠在了一起
他們也沒忘
用另一隻小手緊握著
筆

媽媽
災難可以毀壞房屋
災難可以奪走身軀
卻奪不去孩子
心的渴望
和愛的歌唱

孩子
我勇敢的孩子
你就是咱汶川的眼睛和呼吸
你就是咱汶川的精神和魂魄
你就是咱汶川不熄的生命之火
有了你
汶川不能不擦乾眼淚
為了你
汶川
怎能輕言放棄

■黃葵

孩子，別哭

孩子，別哭
我知道你是一個聽話的孩子
不然，爸爸是不會放心離開你

孩子，別哭
我知道你是一個乖巧的女娃兒
不然，媽媽會擔心你的衣服洗不乾淨

孩子，別哭
我知道你是一個聰慧的學生
不然，老師會想著你未來生活的麻煩

孩子，別哭
是總理在請你別哭啊
你卻在哭著一個勁地點頭，不哭

孩子，別哭
你的淚花鮮豔在大愛和慈祥面前
把整個國家都打濕了

■彭世學

真相

許多學校樓房
在強震到來之時
掙脫擬人
跳起搖擺
然後迅速瓦解

迅速瓦解的是
那麼多鮮活的生命
還有青春 夢幻 理想
彷彿一張彩照
突然被抽掉色彩

5.12 強烈地震
倒掉的多是學校建築
凸顯的卻是社會真相

■李斐

江油的母親

我所知道的江油
是地圖上的方位
和在一千三百零七百年前
誕生一位偉大的詩人
今天在這裡和附近地方
衍生許多偉大的母親
她們人性光環與詩人光輝同耀
根據報章的記載
災區母親用身體
阻擋塌下來的天花板
保護懷抱的孩子平安
有一位在都江堰河邊的媽媽
蜷縮在廢墟中角落
掀起上衣垂著頭
紅撲撲懷裡女嬰恬暢吮吸著
沒有了呼吸母親的奶頭
不禁想起台灣香港有些做娘的
摟著兒女燒炭跳樓服毒
人性的偉大和卑微差別何大
還有一位是江油的婦女
她是個生育不久的女警
醫院殘垣牆中一片磚石
三個少婦在驚恐和傷重中
斷了奶水給待哺嬰兒
她便代勞餵飲三個垂危嬰孩
沒有奶粉沒有父母孤兒院
她又餵飽五個娃娃
報章未提她的名字
我只好說江油母親華夏母親

2008年5月19日紐約

汶川的孩子

汶川的孩子
在還沒有認識做人的權利
之前已經訣別了人間
留下的顏色在大地是鮮明的書包

也是遺下給父母絞心的回憶
陪伴著叔叔嬸嬸哥哥姐姐和老師
長長深溝內躺下上蓋泥土和石灰
沒有蟋蟀和蚯蚓作玩伴
土坡上的野花和綠草沉視荒涼
冷風從地底升起雨滴來自天外
有誰能記取亂葬坑內的無名塚
當世界上兒童在享受快樂的
你的禍劫卻是朝開暮謝的童年
也許你有千萬個為什麼要問
我只能簡短地回答

“每一件事的發生都有其原因”
當爬蟲類對孕震有預測的感應
地表震盪該有循進的痕跡
唯大自然律動目前人類是失敗者
你是受害者，汶川的孩子
紅星的嫦娥能夠飛到外太空去了
長抱恨地上人類對地殼移動無知
科學家終會給你疑難和怨恨解答
汶川的孩子
就是我為你唸誦千遍往生經文
聊表紀念你的夭折我的哀傷
假如在宿命輪迴裡求慰藉
願你犧牲的軀體長立山川為守護者
不再發生我童年多難你童年的劫難
祖國大地從此應該逐漸好樣
因為有你少小靈魂遨遊湖海為督察
以人為本道理和諧以自然平衡真理
汶川的孩子

2008年5月18日紐約

■黎杰

帳篷教室

我無法想像
教室倒塌時
孩子們那失落的心情
只那麼一瞬
孩子明亮的天空
就坍塌了

帳篷搭建起來了
課桌也收集攏來了
孩子們聚在一起了
老師也來了
讀書聲傳了出來

孩子們用朗朗的書聲
和純純的童真
回答了肆虐的災難

只要人在
希望就在

■彭國全

剖死亡之腹，接生

圮牆，斷樑，碎石，瓦礫
在這廢墟的肚皮裡 有多少血肉之軀

大地震，喪心病狂的孕婦
以恐懼，慘痛，饑渴去孕育
立心不良，懷的總是死胎

對人性尊嚴的戲弄和侮辱
對寶貴生命的摧殘和壓殺
誰能容忍悲劇
一幕幕慘絕人寰

大地上 生死較量
一雙手，一雙雙手
爭分奪秒 找尋生機
用九牛二虎之力
剖開死亡之腹

小心接生
輕輕抱出
在母腹誕生過，又在
死亡之腹難產的
一個傷殘的，一個虛弱的

又一個奄奄一息的生命

出生與接生
心痛與心疼
連在一起

舉世的眼眶
熱在一起
淚盈在一起

■蔡可風

長江的存疑

從冰結成的殞石裡昇華出水汽
從深沉的根底下抽提上來甘露
纏綿在楚陽台翻騰著的雲海中
行播 參拜著天地相交合的大禮

神女向宇宙呼喚 嬌嬌微微
楚王在揮動權杖 收放隨時
把巫山巫峽的崢嶸奇險雲雲雨雨
譜成一曲安然投懷在長江流域的楚辭

愁腸寸斷的猿猴哀啼 啼不住
是應對過去、現在 還是預言先知
斗轉 星移 水漫漫進入古城墟
稱道是崛起大國之下的人類作為

那腰斬揚子江的三峽大壩 豪壯似
安得并州快剪刀 剪來的一截歌詩
掛起在黃河三門峽上的水織簾幕
被泥沙污漬得欲開還閉 尷尬無比
從汶川擴散的地震強暴地登上超階梯
是何方妖孽 助虐至水堰湖並山崩裂
廢墟了城市 百萬計生靈在生死流離
劫數 但願已是結尾 而不是剛開始

飲泣在塌樓廢墟內的呻吟 無奈終止
用血漿粘結成的一盆散沙 何堪言美
匆匆而來慰問的領袖高官 飲食帳蓬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僅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比起唐山地震時拒絕外援 進步可喜

階級鬥爭的老調早已斷彈 不宜
豈強權來壓抑台藏疆獨而 代之
奧林匹克的聖火雖則明亮 何必
借抗震救災的聲浪來搏取 時機

人心肉造 並起的捐贈與同情不足
回味
血濃於水 台藏疆族人的血水一般
無異

軍伯警叔受命趕赴災場 責任而已
過譽，往往是又一次造神運動開始

■明迪

不說地震

說說海嘯或颶風吧，
我習慣了天災，地震已是
家常便飯，3.8到5.8級
我一睡而過，第二天

和鄰居交流體會，
搖動，晃動，抖動，
還有波浪式的滾動。
預報說最近會有7.8級

震動，我心如止水，
共和黨或民主黨上台，
都會有直升飛機空投麵包，
校舍不會倒塌，老師不會

先跑，孩子們不會……
我已患了電視恐懼症，
還有失語症，心絞痛。
說說紙包子或毒餃子吧。

2008·6·於洛杉磯

■傅智祥

地震之聲

震魔囂囂
泯水泣 蜀山搖

瓦礫堆下高聲呼喊
母親啊
孩兒走了
二十年後
再把娘的恩情報

一封信

凌晨四點，我在給你寫信
玲姐，我已經服過艾司坐倉片了
但是你的詩打敗了我的睡眠女神
我異常清醒地看著你
從自己的獨木橋走來。橋搭在雲端
命運如驟雨降臨，且帶著雷霆的灰燼
這時我的信顫抖著寫不下去
當詩一首接一首從橋下的深淵出發
背負著你始終不肯扔掉的苦難石
艱難跋涉。我的信已經大大超重
玲姐，算起來你已點亮七十八根蠟燭
那朵俏麗的亮光，是從淚谷
嫵嫵升起的玫瑰，是地平線上
唯一真實的神廟和光明
這時天邊亮了。我的信亮了
你從獨木橋走過來了，姿態優美
但你已疼痛得直不起腰
我說多休息，少寫點詩吧
你說不寫更痛。這些痛出來的詩
閃電般傳染到我全身筋骨
傳染到我信紙的字裏行間
信啊，你該懂得有一種疼痛美得驚心
有一種光芒在寒冷的深處
那麼玲姐，一起去珠海好嗎
像從前那樣，我們兩個住一屋
我會照顧你按時吃藥
我會把你散落在書桌、床邊、牆角的
力氣
一點點搜集起來，放回你的身上
讓你能走一步就走十步
我想我最好是自己做一次郵局
做一次信箱，做一次送信的人
讓你在開門的那一瞬
驚喜得像孩子一樣手足無措
不知該先看信，還是看我

在北方過第一個 冬天

斗大的雪花飛速趕來
迎接一位南方人
迎接她在北方過第一個冬天
乾淨。徹底。同一切雜色告別
光禿禿的枝丫，不再牽掛
風的方向，風的形狀
以及寒雀啼壞了的殘葉和歎息
天空的熱量耗盡
屋裏開始供暖
這樣舒適的室內生活，很容易
讓人想起安靜的白銀
和微笑的瓷器
風在門縫裏嘶嘶地叫
她用此嚇唬兩歲的外孫女
再不好好吃飯，聽老虎來了
她和外孫女在同一時間
穿大衣，繫厚圍脖
在同一地點，接受白雪的啟蒙教育
冷啊，真冷！她毫不遲疑
就愛上了這種冷
這種清澈的冷，通透的冷
光明磊落的北方的冷
她真是一輩子的冬天
都沒有享受過這麼冷的冷啊
她帶著外孫女堆雪人的時候
童話就在雪人的眼裏復活了
她說：快把所有的陽光和雪卷起來
寄給重慶的冬天看一看——
瞧你那冷，陰陰的，鬼鬼祟祟的
不知從哪個昏昏縫縫冒出來的
2008 寄自四川

魔術師

魔術師掌中的鴿子從來都是真的
。也就是說，他把一隻鴿子從“真的”
變成“真的”——這本身毫無意義。
魔術師藉以謀生或為人民服務。於是，
人民大樂，人民鼓掌。

人民要看的是過程，是動作，不是鴿子！

於是，一個叫塞遙的詩人寫了一首詩：

〈魔術師〉

他戴著一頂黑呢帽
他穿著黑西裝
他的皮鞋擦得很亮
他有一簇鬍子

他在笑！

他伸左手給我們看看
沒東西。
他的右手有一根銀棒
在轉動

他走過來看看
又走了回去

他肯定很厲害！

2008/7 紐約

■桑克

哈埠來鴻（擬馮至）

1. 月臺沒多少人。在我眼裏，只有你——慧修，還有翔鶴、燁謨。故都的暮夏，寒蟬潛入心中鳴叫，代替你我的不安。羅塞蒂放入行篋，你什麼也不說，彷彿我去的不是哈爾濱，而是地獄。
2. 在車廂裏，我已見過兩次月亮。它的味道越來越酸。流人日記，只動了幾筆。手一直輕顫，不知是車使然，還是靈魂？行著舒緩的剛刑……夜氣漸冷，夏衫換了夾袍，心冷以何替換？
3. 慧修，你知道是怎樣一座古怪而滑稽的城！好心的家宴，燒酒與紅酒，白刃與洋蔥。我勉強支應，好不容易臨到夜深。雇了小船，趁著月色，在波浪裏出沒。若我墜入水中，從此我就不見。
4. 出了校門，水道街的丁香已是灰色。雪在飛，新修的電車恍恍當當，我一陣兒莫名的興奮。龐貝酒館，我端詳《松花江》封面，多少是個安慰。寓所即死室，我即陀氏幽魂。
5. 寒假回京，感慨良多。僅隔半年，故都就已生疏，但我仍然神往。慧修的除夕，念詩讓我歡喜。我厭倦此地的混淆，看不到一絲光亮。

某月某日，讀《小約翰》，心神稍定，但落馬湖那邊，孩童一夜長哭……

6. 顧隨也來信，撫慰我。我暖了一陣，如春風。門前，剛開的丁香突然焉了，據說是昨夜的春霜。八雜市沒了蔬菜——某些人抱怨。索非亞教堂，一個俄丐拉著提琴，彷彿帝國遙遠的回聲。

2006.3.19.19:45

剃鬚刀

看上去，一點不鋒利。陽光照去，也不反光。它不能切割鬚髮，無論唇圍的，還是更加隱秘處的。

七把，或者八把，各式各樣的刀子，天各一方。有的，也能相聚。在雪日，或者晴日，噴雲吐霧，彼此視為磨石。自己也能折身，左面打磨右面。在家時幾乎如此。默默對著電視，喝咖啡。或者抽煙斗。另一隻手把玩著 Zippo。

大腦的磁片快速旋轉，而外表，平靜，偶如池塘泛起一點漣漪。四把刀子，頭髮漸漸灰白。

對時局或目的，認識深刻。討論也日趨細膩，甚至激烈。比真刀子更有力，割破的東西，幾乎不能修復。

2005.1.11.18:51

■彭世學

失血的天空

一隻隻鳥
抽空秋天
失血的天空
彷彿產婦的臉
長滿妊娠斑

我張開雙臂
沒有了羽毛
細小的螞蟻列隊
哄抬一座大山
悠揚的號子
在血脈裏流淌

我抓緊一根稻草
又力拔一叢雜草

秋 天

天高雲淡
秋水開始變藍
風塵僕僕的旅人
在千里之外
懷念一片海

落 葉

卸去秋天的燦爛
風高談闊論
石頭沉默寡言
鳥一隻只飛離
將大山深處的故事
帶向遙遠

2008年寄自重慶

■杜風人

遠離塑像

歷史教科書教我要吃塑像的陰影
才會長高 中年危機以後
發現自己不但長高腰圍也拓寬了疆界
而歷史包袱的體重 竟將我的脊樑砸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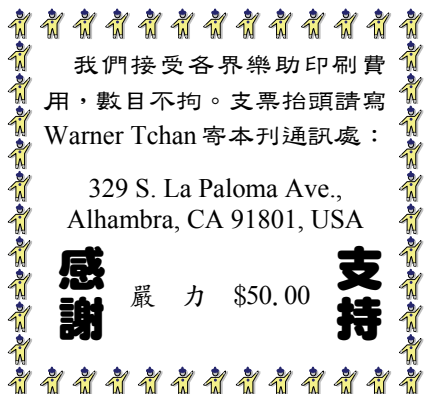
朝代的教條諄諄蛹化我成滄海桑田
一條蠶 從此不再昂揚頂天立地
唯俯首追隨藤葛攀爬 條理分明
一絲一縷吐出一條絲路 匍匐細數
遍地是高高塑像的神州 連地下
也勃起千百雄性圖騰的秦皇朝塑像

遂避秦逃亡 循江湖秋水流氓圖
尋覓一處沒有教條沒有塑像的淨土
沒想到千年一清的黃河 卻把我灌醉

醉夢醒來 已是淪落異域身不由己
一枚孤獨的繭 赫然驚見了
公園中一塑像 連小孩也不放過

酒誌：南國媒體報導：六月十二日，蓮潭公園一5歲小孩，擁抱塑像讓他祖母拍照，塑像突然倒塌，活活把他砸死。五一二川震把天下父母心砸成豆腐渣，六一二又見豆腐渣，老天啊！小孩何辜？教我如何反思這個《地球是平的》（美國近年暢銷的一本書）？

June 22-2008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嚴力 \$50.00 **支持**

■潘洗塵

我們快意恩仇 我們替天行道

我請求 一支軍隊
然後嘯聚山林
我們桃園結義
我們梁山好漢

早晨 我們和林中的鳥兒
一起唱歌兒
關關雉鳴啊在河之舟
日上三杆 我們開始習武

晚上 我們就生起一片篝火
我們春秋戰國
我們席地而坐
道可道 非常道 興利除害
名可名 非常名 兼愛非攻
累了 我們就一起面向西方
唱平安夜 唱聖善夜

然後 我們收容天下的乞丐
教他們開荒種地
我們自給自足 自食其力
然後 我們開保育院
收養每一個孤兒
然後我們辦學興教 給每個失學的孩子
一張寬大的書桌

我們不殺富 但濟貧
然後我們抓盡州城府縣所有的官吏
辦他們的終生勞動教養
他們想吃肉盡可以吃肉
想喝酒盡可以喝酒
但不能再危害百姓
不能再危害社稷
我們只反貪官 不反皇帝
我們不要東京 不要鳥位
但也永不招安

我們一支仁義之師

■呂建春

伊戰關押的正義

全體剝光了衣裳
伊甸園在監獄裡遮羞
詛咒的口水和哭號的淚水
誰是真正的主人
流血的傷口沒法回答

天空像著火的聖殿
戰機低空掠過
留下短暫滾熱的廢氣
地下千萬年黑暗的石油
仍然沈默到底

戰爭的遊戲愈玩愈認真
世界對立的決定者
遠遠站在上帝正確的一邊
祈禱詞喃喃自語
彷彿神的旨意下達

群星朗誦廣大的黑暗
天使低空掠過
呼叫被遺忘的名字
沒來由顫抖的荒漠
掩埋著天使痛苦的秘密

我們一支無所不能的鐵軍
然後 我們還要穿過歲月的烽煙
神兵天降
我們要在絞刑架上解救薩達姆
然後讓他手捧古蘭經
從麥加起程 一路傳教
直至終老

我請求 一支軍隊
然後嘯聚山林
我們快意恩仇
我們替天行道

■遠方

七月的絮語

1、

這是英雄的歲月
轟轟烈烈
你日日
我夜夜
都可以彎弓
射天狼

2、

面對落日
救火員不敢懈怠
大家拼命噴水
只想把他
儘早拖下水
這傲慢的傢伙

3、

想起冬天北方
糖炒栗子的情景
現在一切就緒
就差那麼一把
大鏟子

4、

畫筆點染處
是深不可測的綠
不知誰
將一片榕樹葉子
放在調色盤上
難怪濃得化不開

5、

淹水了
坐在樓梯口
看水勢直逼二樓
心裏興奮莫名

■冬夢

心事無缺

(一)

掛一件
陳舊湮遠的記憶
在樹梢

沒有風吹麼
難得
靜靜入夢

(二)

鄉愁是這樣計量的
每人心中心
放飛
一隻鳥一隻鳥
將心事
一點一點
無缺地
啣回去

我的神氣航母戰鬥群
可以出港了

6、

將最好的夢
保存在冰箱上層
隨時捧出來看看
可惜不能流連太久
怕化了

7、

夏至的夕陽
輕薄峰巒
石榴熟了
膨脹的慾望
爆裂如吻

■謝啟義

關注

打開內心，請還讓我說出
在遵義這個小小的城
我內心裏那些細小的緘默的關注
它們緩慢，像那些河流
抵達能夠流出水的心靈
抵達能夠抵達的小小的事物
夜晚的橋，橋上佇立的燈
步行街上靜靜的那些條凳
還有那些在夜晚裏開放的花
生長著的草，無人看管的孩子
在向誰喊出一聲：媽媽
關注，是這世上一切熱愛生活的人
保留的善良。那些內心裏有了罪愆的人
既然愧對了世界和那些沉默的好人
就讓悲憫之心再深刻一些

熱愛

在夜晚，高原也遮沒不了它的熱愛
何況那些為一日三餐奔波的人
普通的人，他們要拿出怎樣的熱愛
為他們的生活鋪上理想的色彩
鋪陳一日的糧食
安放夜晚的骨頭
曦照，晚霞
誰能夠在生活之中偷偷安藏下
喘息的內心和內心裏小小的熱愛
哦，眷戀
有時候我會像一個小孩子一樣
哭起來，落下眷戀的清淚
在夜晚，我會拿出我更多的熱愛
在事物與事物之間
鑿下我生活的原形。

2008年寄自貴州遵義

■謝勳

吸幾口青春的美利堅

——贈初次遊美的鄭君

你乘時光的大鵬而來，
從古老飛向年少。
卸下五千年重的
人情的盤根
世故的錯節；
趕緊，吸幾口青春的
美利堅。

在這裡，
你不妨把歷史的緯度
除以二十。
孩子們塗抹的夢，
即使簡單得高過天空，
每隻睜得大大的眼睛
依然相信：那絕對是可能。

你現在或許明白，
為什麼
我們這些文化邊緣人
一投足，一舉手
總是徘徊在
美利堅青春的
門裡門外。

喀斯特腳下的油菜花

音符也似，錯落的
喀斯特
拔地而起，
披上淺淺的綠衣。

腳下那一片
層層疊疊
金黃的燦爛

■林小東

黃昏，很受傷

恨透黃昏的
夕陽
竟把滿肚怒火
吐在藍藍天上
弱不禁風的
雲
無辜燒成
滿天淌血的
痛

2008/6/26

幽靈般
低浮在薄霧中，
在迷離的青翠裡。
豪放的桃紅
添點暖暖的春意。

蜿蜒的流水邊，
垂柳唱和著微風，
依依款擺，
目送舒徐划過的水鴨。

貝多芬悠揚的田園
閃爍斑斕，
在心中流轉著，
反覆反覆，流轉著。

註：karst 喀斯特地形為一種奇特
的水蝕石灰岩地形，貌似饅頭的小
山，在貴州及廣西最多。

■心水

[武俠詩]

柳葉刀

黑衣女單騎奔馳
追殺落荒而逃的襲擊者
先前荒野一陣吆喝聲中
幾名馬背上漢子經已落地
餘騎驚呼絕塵揚鞭急急奪路

行走江湖多年從沒遇見
如此一個獨行女子
竹林前眾馬嘶鳴昂首
但見那玉手所握柳葉刀
風捲殘雲般的掃起飄逸落葉

一股無影無形的氣罩已將
馬群的去路阻塞
漢子們轉身揮劍抗拒
柳葉刀神出鬼沒顯現
如影隨形前後左右擊傷圍攻者

女俠柳如蘭一身黑衣服飾
千里單騎追蹤薄倖郎
路見不平時必拔出柳葉刀
薄似柳葉的刀鋒所向無敵
惹人憐惜的容貌卻寂寂寡歡

竹林前山路寒風冷雨餘暉斜照
馬背上手持柳葉刀的倩影痴痴
徘徊

2008年7月5日
於墨爾本無相濟

■謝青

譬如朝露

在我飛快的浪蕩歲月裏
時間是永遠捉不住的風
月換星移
身體受創掉下的青春
散落滿地早已化成雪泥
剩餘的短暫歲月
傷懷無限
甚至不如寒冬枯萎的禿樹
春光乍到
草木又開始發芽回歸自然
我的生命則一去不回
譬如朝露
曙光下顆顆晶圓珠潤
瞬間乾涸凋減
生命從此永遠消失
千古遺恨……

雪 夜

窗外雪花飄舞
室內燈光略現昏矇
這景象依稀年年如是喧
可是我的雙鬢
卻增添了幾根銀絲
且須擦亮眼鏡晶片
才能看清雪花翩躚
眼睛，度數加深了！
異國流浪歲月
不平事件多出手自賤民
不值得，更痛心聞問！
尤其在這茫茫雪夜
更容易想起
台北夜市的歡樂和美味
好友開心地澈夜長敘
心頭環繞的鄉愁和喜悅

■成幼殊

跳 板

——父親周年祭

去年春夜
駛來一艘小艇
艇上有飽經滄桑的父親

父親邀我上艇
我走上長長的巍顛顛的跳板
——可惜夢醒

海峽間的跳板
山嶽間的跳板
生死間的跳板
不見了父親的小船
也不見了我
和我所在的跳板

您去了另一個世界，父親
不受老和病的糾纏
仍然是慈父和硬漢

2008年寄自北京

成了唯一的興奮劑
朋友家人聚首
語言各唱各調
東西方文化根本差異
代溝問題自然產生
能怪誰呢？
望著朦朧雪影的窗外
常自堅決期許：
儘快動身吧
我要歸去……

■王克難

小的透視

森林之外
風中
鸚鵡唱
樹在燃燒
南太平洋

蝙蝠群

黑又黑
黃昏
鷹盤旋
一隻飛散
一隻失去

聽眾也許已經死亡

另一個季節
另一個顏色
腦筋走向各個方向
繞圈
也是好的

岸

整個島嶼
海鷗啄著霧的低語

從來不從孤單逃跑
太陽永遠在頭頂之上

同時海岸的永久
鵝卵石折磨的難忘

跟隨潮漲
浪中泳著一根細槳

我必需走向開放
當我的思想成了原始的泡沫

邊緣民刊

■宋尾

斑 斕

我不想告訴你任何事情
 整整一夜，我懶於開口同自己爭辯。
 把這些給你
 清晨，內臟，吸煙的牙齒
 紫色的嘴唇。
 把花衣裳給你
 還有它的淫蕩和純淨。
 這個清晨馬上就
 還給你，它在我懷裏
 聰明的鳥雀鳴叫
 卡車駛過公路
 我的愛人，
 它們在你的門口
 切成薄薄的一片片
 整齊地碼在門口
 等待你從夢中醒來
 發現它，並好奇地領取。

■津渡

陣 雨

使一條小河飽漲的激情，轉瞬
 失去了。烏鴉從林中飛出，清脆
 地鳴叫
 一天之中的一個時辰，仍舊豎在
 高高的桅杆上
 我在窗前擦拭書卷上的濕汽，消
 失的東西重新回到眼前

行人走出山徑，漁夫們跑到了船
 舷上

整座山林，樹枝與葉片盡力張開
 ，彈回原來的樣子

■小衣

另外的面孔

另外的面孔，在你看不見我我也
 看不見你的地方
 那時你步入老年，含笑而死
 我們只在精神中相互觀望
 我看著你，你看著我

一起想像年輕的時候，燒柴做飯
 我們躺著不動，聽到生者的腳步

他們祈求愛情，他們手拿玫瑰花
 經過我們

■蘭季

三八婦女節，寫 給女人們的歌

她不想隱瞞自己的性別
 隱瞞性別這道先天的傷口，帶來的
 一道道更新鮮的傷口
 如果連菩薩也不肯……
 她只想讓一朵花兒
 從一含苞
 就愛上她的更年期
 愛上冬天曠野上，空空的花萼
 並學會
 隨時，從情人的舌尖上
 一躍而下

■無中生有

說不清楚也好

走進八月，桂花一直在開
 香袖一拂十里，而桂子
 卻在愛的經血裏尋找座落的子宮

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草的搖椅，要把這山水搖到黃昏
 菊花漫過了膝蓋

釣魚的在釣
 在家的好想回家。世界浮在空中
 可我從樹上滑落下來

■林戀清風

表妹懷孕了

在外打工兩年的表妹
 帶著兩個月的身孕回到老家
 孩子的父親 廣東人
 是表妹今年認識的男朋友
 同在一處打工的哥哥堅決反對，
 他說
 那男孩心眼太扎實，不厚道
 所有的親戚不贊成
 這不能改變表妹的決定
 她說 他對我好
 我的表妹，她不要彩禮
 不要新房
 只要了那個男人的口頭承諾
 表妹的母親，我的姑媽
 住在洪湖邊郊
 租種著幾畝菜地
 每年的秋霜
 都會落滿她的白髮

■陳亞偉

貼近.....

需要貼近一些水草
貼近一些小羊
它們有著與我們一樣的信仰
也貼近一些乾癟的乳房
多麼明亮，母親倚靠著柵欄
風吹黑髮也吹白髮

■蒙蒙

白 夜

在無數塊冰搭起的小屋裏
夜也一樣寧靜
在遠處
和一隻北極熊摟在一起的
是他
一個愛斯基摩人
他像顧城一樣
總戴著大帽子
用大象般的身軀
去捕捉一頭海豹
愛斯基摩人
摟著北極熊
像是他妻子
在夢裏
看見屋頂上有一盞燈
妻子在燈下等他
他只有她
一個冰屋子
和搖晃的北冰洋
在這個夜晚
他又多了一樣東西

■海湄

桃

桃花要開，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她從小到大蛻變三次
第一次彎腰
第二次挺起小乳房
第三次凸
沿途都是桃花塢

■熊皓

這些天，忽冷忽 熱，忽雨忽晴

鴨子死了
不是因為你去了黃石
也不是因為我們吵架
只是它太想你，太想你
想著，想著
睡著了

■戚寔

僵 持

她仍在說
繼續 將輕的話語
挑撥到最高處
晃動詞語裏 鋒利的刀片
多像 一隻尖銳的小獸
她平靜的面容下
掩藏著沉暗 雷聲
或者迅猛的大雨
他照舊沉默
被雕刻過的嘴唇
線條 打在恰好處
他的視線 飛翔過雲頂
——他偶爾揚頭 拋出
眼睛裏 成堆的石頭
他默然的面容下
很可能 掩藏著急流
或者洶湧的山洪
而一輪微笑的落日
終將 融化他們

如同魚兒與沉靜的水流
——他體內隱匿她尖刻的小獸
——她體內堆滿他圓潤的石頭

■姜維彬

鏡中歲月

窄窄的，那張削瘦的臉呆立鏡前
我從來沒有這麼近觀看過
稜角分明的就像一塊窪地
應該種植些什麼才好
兩隻細眼被金黃的油菜花蟄痛
陶瓷般的頭顱裏裝滿了民間的灰塵
溪水的光芒潮濕著孤獨的石頭
把臉遺留在路邊，一扇窗
冷冷的把滄桑張望
它一定把我疑慮成賊了
粗糙的生活，乾裂的肌膚
像傷口一樣滲著血水
從村裏出發在另一條路上走動
碰了壁，又不是第一次
這雨後的日子，低燒不退的人
整個下午就站在鏡子前
抵禦著寒冷，可是那張老臉
始終不見開出花來

■舒尼

西山頭

父親常對我講
他小的時候西山頭
有石床石桌
還有個很深的石洞
他放羊時每遇到下雨
就會躲進去
後來採石廠的工人
在山坡搭了兩個大棚
整天開採

沒幾年功夫一個大饅
便被啃了一半
我最怕工人放炮
一聲巨響之後
碎石發出的沙沙聲
彷彿灌滿了耳朵
常常見到
大卡車載滿石塊
從山肚中緩緩駛出
前年因要開礦山全封了
然而，西山頭
已成了很大的水塘
那天回家
我特地走到旁邊望望
只有幾朵白雲
在裏面來回踱步

■葉超

花楸樹開花了

——寫給海子

花楸樹開花了 才知道有家
有一位妹妹乘坐木筏
漂洋過海 也帶來了
麥子 野花 和村莊

帶著歉意和安靜的心
微微送別 陶罐上的魚張開嘴巴
天堂上的大鳥從梯子上下來
有很多馬 很多羊 很多金頭箭壺
像秘密的火柴 投入天堂之火

白鴿白鴿
紮好你的頭巾
風吹著你的身子
像吹著羊群
美的腦袋 小太陽

即使我是一個粗枝大葉的人
我也看見紅豹子 綠豹子

少女樹林中
你也藏不住

八月尾 樹林綠 月亮紅
肉體的美 肉體是樹林中
唯一活著的肉體 肉體美麗
吹滅盤子中的火光 一扇漆黑木門
飄落在草原上

■徐源

旅行

和我們一起逃亡吧 幸福
跑不了一張紙的厚度 生活的厚度
目的地之外的我們 相互失去了重量
速度成火或者成灰 愛或被愛一定
被高高舉起
哪些在腰帶上馬不停蹄的人
繃緊如弦
一頭拴著我們的軀殼
一頭拴著我們的靈魂

■牧風

沿河而上

我和父親 走在河流的上游
河水很淺也很乾淨
沙灘上一隻白鷺單立著腿
深陷在寂靜裏
父親不會去注意這些
把扁擔 切換到另一個
肩頭 繼續走著
擰著他的一件舊衣裳一路小跑
水流的好快
父親走的好快
把我丟在了下游

■花語

西海固，我不可 能獨自轉身

我垂手走路，仰臉看天
寧夏春天的涼棚
在枯黃的白楊樹杈
搖晃，漏風
獨自成蛹，我不能
離經叛道，我也不能
我只能一個人走，直到雙腳出汗
看黃沙漫漫
低眉順眼。我總無所適從

很久很久
我之所以手心冰涼
是因為這一生
我總是沒有勇氣。轉身
去擁抱那些我愛過的人

■趙大海

喘息

伸出觸鬚，我一步步捆綁你鬆散的
肉體和骨架
跌入現實主義，你用力張著
我拼命抖動，就像一個搖把在
啟動一輛二手的四輪車
轉過身，夢裏偶爾閃現你當年的
光身子
就這樣了，翻身下來
喘息沉重，彷彿還沒有脫下
一場艱難的商談和 30 年的房貸

■高作苦

溫酒的夜晚

酒灑在炭上
我看不清火中尖銳的人
酒鬼手抱紙糊的美夢
在時令的陰影裏站起
把失意一粒粒喂給深淵
把全身的經絡擺平
那筆直的指向
飲者伏下身
愛情和四周的倉稟
更深的河流將我們掩埋
房東不在
房東托起的夜晚已站穩
我只有繞道而行了

■劉付雲

送水工

他彎曲著身子
用右肩托著沉重的桶裝水
從一樓的樓梯走上九樓
又從九樓走下一樓
十桶桶裝水
讓他從樓梯上上下下
耗掉了他體內三分之一的水份
那張瘦黑的臉
反射著燈光的暗影
他粗糙的雙手
緊勾著水桶
每一個腳步走得穩重有力
從沒因為樓層的高度
上百級的階梯
摔掉過自己的飯碗
和桶裝水

《突圍》詩刊

組稿：林何曾

■林何曾

福建人，曾用名本少爺、阿少，突圍詩群發起人。

旅客們

各位親愛的旅客
朋友們
很高興在這裏
和你們的肉體相識
本車由瀋陽
開往瀋陽
親愛的芙蓉，鎮，我愛你
我們的孩子馬上就要加速出生
開啟密室你是父母
請你白髮如霜

陌 生

如何懷想一次雨後的田野
苜蓿舒展枝葉
清新的山芋有巨大的黑暗
充滿我

如何懷想一次
巨大的愛慕
摒棄所有的名字

像帽子帶走樹樁
流水帶走村莊
你們相親相愛，福壽雙全
我帶走你們所有的陌生

■冷盈袖

浙江金華人，突圍詩群發起人之一。

舊時光

今夜無眠。我把下巴埋入路邊的青草裏
像一隻小鵝，低低叫了一聲
身邊的小溪，流淌著屬於自己的旋律
露水打濕了衣服，黑暗的天空上
星星眨著眼睛。我想起了多年前
那個必將逝去的夏天，有著和今天
相同的面容
當我把它置入這再度重現的光芒裏
滿懷憂傷已經不夠，這次
我需要大聲地哭泣，彷彿滄桑的婦人

長相思

這座古城，讓我一再恍惚
楊柳，蚱蜢船。我在橋頭，有悲傷
有往事。彷彿沉沒，彷彿忘卻
但都不是真的。水上有一場婚禮
嘖嘖聲聲，人們駐足觀望
我一個人轉身走開，買了一條魚
一把油紙傘，還有三尺紅綢
我想我心中一直有愛，明月夜
小軒窗，萬戶搗衣聲

■李敢

66年2月生於四川都江堰市，突圍詩群發起人之一。

親 人

春天，我必須寫下陽光，和陽光下
瘋長的植物
那些必不可少花朵。在空中持續死亡
依舊有逃竄的影子。氣溫上升
下午的親人，坐在門前的桂花樹下
望到遠山。積雪未消。

流年

陽光，你彎腰閃一下，我想看看舊社會的影子。漸漸枯萎。

殘存一張薄臉皮。

依舊吃麥子。和家蛇同床共枕。野生的鳳仙花開滿院子。

■果爾默

原名何光炎，1961年8月生於蘇州，突圍詩群正式成員。80年開始寫詩。

往事：1985年

1985年的蘆葦蕩霞光飛濺
一隻船反扣在門前
烏鴉剛剛遠去，炊煙裏擠出許多水滴
那個人，在樹下，衣服向上飄動
我想流淚，轉身走了

下雨天

觀察幾何學，下雨天。
一輛馬車閃光。
道路上滾動蛋殼。
他從窗戶裏探出腦袋，
蝸居的年代慢慢發黃。

詩篇像藻類那樣生長。
她的鼻子上，一粒小小的痣，
香氣撲鼻：一個孩子的練習本溶化。
彷彿舊事，彷彿繼續學習。
再來一個下雨天

■章少卿

生於七十年代，本名章文哲，突圍詩群正式成員。曾用網名拈花五指等，2005年開始寫詩。現任浙江省諸暨市文聯旗下某小報編輯，《浣紗》雜誌社記者，市作協會員。

感動

我想為自己找點感動
於是我跟孩子說了一句：
我們是一起的
結果我只找到疲倦和悲哀
而孩子 他熱切地回應我：
讓我像從前一樣親你
他果然這樣親了
結果我又找回了責任
但是 感動 ——
我難過極了
它已經厭倦了我的身體

尊貴

我愛的是一個很好看的實語
我愛的是一個很好吃的實語
我愛的是一個很好聞的實語
我愛的實語靜若處子
我愛的實語清亮似水
我愛的實語纖塵不染
酒！來！
敬我的實語
我尊貴的實語

■雷黑子

出版有詩集《冰兒集》及長篇小說《別讓老婆上網》、《歡迎上當》等，突圍詩群發起人之一。

我是來為她送行的

她在月臺上，揮揮手
說桃花潭水有千尺
不知哪一寸裏有我們的倒影
火車一聲鳴叫
打破了水面

我坐在一個石條凳上

湖對面

也有一個人坐在石條凳上。
著短裙穿背心的和開飛機穿雲朵的都看到了。

只有他看不到
我游過去，摘下他的墨鏡
他還是看不到。
我給了穿背心的一把錢，讓她親他
他沒有反應。我決定
讓穿雲朵的砸他。他突然說
不用麻煩了。
我不會再回你身體裏了

■易涵

卓鐵鋒，曾用易涵、山歌為名發表作品，中國散文詩學會會員，77年生，原籍浙江里安，在北京從事圖書出版及IT行業。與友合編出版有《中國當代網路愛情詩選》《2004年度中國網路詩選》等，曾創辦民刊《採納詩歌》後停刊。突圍詩群發起人之一。

未完成的詩

雪落在房間。黑色的熊
憂傷地躺在樹下
我坐在唯一的窗裏，一句話也
沒來得及說
眼淚。熱切，莫名其妙。

走為上策

其實音樂很好
音量適中，不緊不慢
我悶一口清啤
便開始口不擇言，隨意
打招呼

其實我是個正經不過的男人
不尋歡作樂
不打情罵俏
喝完這杯就回家吧
走為上策

■楊略

原名楊澤芳，曾用名師子。2007年9月獲“2005-2006 騰訊年度新銳”詩獎。

走 吧

死去的人
照片上
他的今生在微笑
所有的過往都高於地面
此刻低於眼睛
走吧
有人回到了天井小院
拉線繡花
有人熱愛菜園
竹籬笆豎了起來
有人在路上
抬頭打著哈欠

夏天 夏天
悲愴是一滴水
找不到石頭
多少四方的房間風扇在轉
多少教室的門窗剝落
大風在午夜
準時打響了國旗
多少花姓紅
多少團圓的日子
圍坐桌前
端碗拿筷
多少人
偷回當初的搖籃
渴望媽媽

多少人來了必走
多少人與我不同

■明迪

秋天的夜裏想起 穆索爾斯基

年輕的時候
我喜歡穿著芭蕾舞
跳吉普賽舞
不倫不類
年老的時候
我喜歡用三腳鋼琴
談情說愛
用草地上的露水
彈琵琶小曲

夢也墮落
醒也墮落
這不是蘋果的錯
也不是牛頓的錯

你攔腰截住我
在半空中忽悠
上邊是天堂 下邊是地獄
秋天的意識流
一半紅了 一半綠蔥蔥
你站在尼泊爾山腳下
抽著最廉價的煙
喝著最便宜的酒
你兩眼充滿血絲
心神不定地看高加索
隔著喜馬拉雅
隔著尤利西斯

天堂太美
地獄太窄
我掉進時空 在第六頻道
與你再次邂逅
從此迷上你的粗野
迷上你的鄉土煙草味
我向你墜去

■莫云

冷 眼

左觀天，右看地
看遍人情冷縮熱脹
紅塵有路崎嶇

多少世間不平事
盡在眉高眼低間
流轉

任他滄海幾度浮沉
有意無心
都在時空流轉中
散盡……

2008年寄自台北

萬般柔情千般醉意

柴可夫斯基的湖水
在前方閃著藍光
天鵝太浪漫
浪漫太古典
我只是
我只是秋天的野鳥
在《展覽會的圖畫》中蕩漾
在《荒山之夜》飛翔

我向你墜去
不分晝夜地粉身碎骨
在陽光和月光的交織中
想入非非

■方浪舟

王者歸來

1.

王者未臨之時
帷幕把煉獄遮蓋

只有政客被供在神壇
這陸地成了政客表演的舞臺
到處都設有林立的偶像
到處都出現愚昧的崇拜
厚重禮品與祭品一樣被分享
巫術與權術相互交配

他們在風水中尋找龍脈
在巫筮中求得治國的方略
控制了國家這樣的神器
而深感萬年有幸
明裏或暗裏、無休止地
自以為高明地玩弄著權術
把自己放在聖賢大德的位置上
把別人當作棋子擺佈
利令智昏而不自知
耗盡國力而不自責
這陸地承受著腐屍一般的沉重
在他們日益接近棺材的日子裏
尚存的果實已經腐爛潰敗
綠洲正在不斷地消失
大地被無邊的沙塵所蒙蔽

迷戀著眾神所營造的巫術世界
對無窮的生命世界反而淺嘗即止

2.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
神州的腹地四川汶川等頓然八級地震
大地裂開巨痛的傷口，山河流血不止

任何帷幕再也無法遮掩這樣的人間煉獄
所有的事實都曝光了

■柏銘久

朝雲峰一夜

牛會計的老婆下山
為一家娶親的人隨禮去了
暮色 一件寬大的袍袖滑落
山峰摘下自己的帽子
把羊和緊隨其後的暮雲
趕進屋子後的圈裏
他就進了東屋了
不久 他的鼾聲
像是從堂屋中間
比夜更黑的棺材裏發出來的
我閉上眼睛 漸漸地
與黑相融
忘記這間屋 外面的
院壩 懸崖邊的枇杷樹
細雨落葉和孤寂
一片一片從那裏飄落

任何謠言無可遁逃
還怕什麼家醜外揚!?
所有的人間真愛都回來了
王者亦歸來
在廢墟上站起來!
記取這樣血淚交流的代價
展望華夏神州如何從多神的世界
過渡到一神的世界
從巫術的世界
回歸到人文的世界
從無序的世界
築成有序的世界
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一統世界
開放而成容納異端的憲政世界
從奴性的世界
演進成為王者的世界!

01/06/2008 Sydney

■輕鳴

覺 悟

風起
池中的平鏡破了
風停
心中的平靜碎了

蟬鳴
禪來
蟬寂
禪生

他死了

他死了
生平第一次見報
有名有姓，清清楚楚
茫茫中
愜意地瞪著
黑白分明的眼睛

他死了
生來就怕夜和冬
這下可好
明亮的大火
從頭到腳，從外到內
燒啊，燒個不停

他死了
生前夢想雲游四方
如今身輕如煙
風中、霧中、雨中、雪中
一年四季，飛來飄去
上天入地，隨心所欲

他死了
生不如死，是他
現在的感受

我參加了我的喪禮

聖誕節的腳步剛離開
我一星期的年假腫到
閒來無事啃《鹿鼎記》
病魔偷偷附上身
久咳伸長病魔的尾巴
也咳醒了長夜

病魔慫慫地壓在我身
不知是天使抑魔鬼領我出門口
飛向天主教堂的黑色彌撒
莊嚴的大門堆立著嚴肅的黑衣冠
指手劃腳談論著一個人的哀榮死生

我從側門閃進去
（外面守著太多猙獰妖怪）
靜靜地坐在長條椅上
一家粗魯的人家
漠視我的存在向我迫過來
這位豐韻猶存的太太
三番四次要坐在我的大腿上
我幾番忍讓幾次退避
退到一個冷清的角落裡

禮堂上都是清白色的茉莉花
我最討厭的缺血縞素
神父還說了一個既稔熟又陌生的名字
說他已蒙主寵召安息主懷
錯愕一下才知說的竟是我
真是她媽的掰大口講謊話
我明明就在他們中間

親朋好友輪流上台褒揚我最完美的人生
（最完美的人生在訃文）
有些笑話教我笑出牙
有些見證叫人掉眼淚
女兒紅紅的眼傷心以後家裡沒僕役
幾十年專挑我毛病叫我老不死的太太

倒挺傷心

雖然我也在生意上賺過錢
（同是潮人李嘉誠是我的大大大巫）
他們祇水過鴨背的“殷商”我一下
倒是歌功頌德我偷偷經營的副業
還要把我的文集詩集陪葬從此埋掉

跟著送上山的車龍
我飄忽的靈魂出奇的輕
火舌把我肉身吞噬融化
我像神燈裡的燈魔被裝入一小甕

我看到他們對我的勒石立碑
歌頌我一生的偉大成就
“這裡躺著一位
有劍不會殺人的文人
有筆不能點醒社會病癥的詩人”
我覺得很心曠無用也很沒臉

老豆老豆
您夢中囁話說什麼
快起身吃飯
女兒在喊

我一骨碌爬起身
霍然病去人癒
春陽在窗外微笑
花兒在園裡喧鬧
感謝主我尚在人間
原來是黃梁一夢

雪 颯

雪颯

四處一片寒涼
我自南方來
認識也得忍受北地風情
想像與現實兀自猶豫
在沉默的草原站立
蒙古包有燈彷彿也有
飄零但高昂的歌在遊竄
沒有臘梅也沒有踏雪尋梅的雅興
低頭凝視自己孤單的疏影
首次體驗大地的蒼茫

我聽見遙遠處似乎猶有
成吉思汗的呼喝
馬群的嘶叫聲
我聽見馬踩草原的聲音
不能解析夢
抵達異鄉似乎有點歸來的感覺
印證記憶文化的鄉愁

不覺得冷不比當年在加拿大
壁爐的柴火再猛寒意不散
此時此刻我人在異鄉
但文化與語言的認可
似乎逐步消溶寒流的敵意

內蒙 2006

終於知道

終於知道
愛情越來越隨意

2008 年加州

世界運轉越來越快
速食以外還是速食

吻與性的短暫是過路不是終站
奮力擰出的愛情正醞釀一場暴風戾雨
還是躲開得好

■魯行

1957年的夏天

——“反右派”五十年祭

“大革文化命”提前十年預演
《寶娥冤》推出現代版
時序倒轉 六月天欲雪
“氣候”空前（而不絕後）地 寒

一個“右”字 儼然一撇出頭
一座大“石”山 五十五萬折翅天使
冤沉地獄廿二年 斑斑血淚
凝就曠古未聞（後有來者）一個 慘

“批鬥會”現場寫意

雨
驟（口水）

風 狂（咆哮）

電
災（拳頭）

夢 魘

——為曾經的女友留影

雪上加
霜 冰說
還有我呢

心被極“左”狠狠捅了一刀
創口尚在滴血 她
再搓上一把鹽
“改造”好了
走著進去
爬著出來

1. 潮汐

洪水又再為禍
歷史裏的夏禹呢？
高捲褲管
城市裏的個個農夫
拖著老牛
黯然上路

2. 灰塵

蚯蚓變的大蟒
從城市心臟
一直迤邐向郊區
高樓廣廈奧林匹克式的競賽
壓扁了青綠莊稼
灰塵得逞
四處叫囂
撲得行人
灰頭土臉

3. 塞車

傾巢的螞蟻
密密麻麻
城市的腸道
被擠逼得喊痛
雄糾糾鋼盔騎士
能三寸金蓮般挪移
鐵馬的響屁
噴的太陽烏著臉
三幾里路程
下午走到日暮

■施漢威 城市特色

29/5/2008

胳膊腿毫髮未損
唯獨脊椎骨斷了
一個“老左”的懺悔
錯打了孩子
怪娘一時糊塗
往後 學乖就好

2007.6.18-2008.2.26 河南

■阿北

謊 話

每一次想你
想你時間就開始漫長

因為想你，車站，它拉扯
我的慾望
還有路上的行人，轟鳴的
喇叭，拉扯我
進入寒冷的腹地

有什麼辦法能滿足我的慾望
電話沉默
網路空白一片
每一條通道因思念而被堵塞

唉，每一次想起你
想你我就開始進化成石

與自行車私奔

我們私奔在
一輛沒有鈴鐺的
自行車上
在一條從沒有到過的
公路處。
如果鈴鐺響著
會驚醒屋內沉睡的人
如果醒來者響著
會驚醒更多沉睡的人
如果所有的嘴巴響著
陽光以及我們所詠歎的星群
將會在我們周圍褪色
許多年以後
我們也不會相互攙扶著
懷念那路邊迷人的風景

2008.02.19 寄自深圳

■嚴力

中國抽屜

我拉開一個個抽屜
翻閱自己經歷過的歲月
抽屜裏那些
曾經提心吊膽的地下詩稿
如今安靜得能聽見
養老的聲音

抽屜裏
還有一疊已成為古跡的糧票
自從它們成為古跡的那一天起
我就知道雖然它被稱作了文物
但絕不為這塊土地上的農作物
感到一絲驕傲

抽屜裏
還有兩枚紅衛兵袖章
一枚已生鏽的半鋼手錶
幾張一九七六年四月五號
天安門悼念活動的現場照片
它們具有同樣犧牲後的肅穆

抽屜啊中國抽屜
甚至在黑五類肉體上
拉開的抽屜裏
也必會有一本紅寶書
2001 寫，改於 2008.1.

問 題

在海外很多年
我堅持用母語寫詩
詩人麥城問我
何時能寫出信用卡般的詩
就像“床前明月光”
上千年來被人刷了又刷

從來不透支

我無言可答
只能低頭思故鄉

2008.2.7.

刷 新

與其說文學蠱惑過我們
還不如說青春的騷動
讓我們輕易地相信了
真理的存在
如今身體的青春異軍突起
器官感受橫掃全球
企業、組織和團體
定格為互相取暖的工具
新世紀以來的人口
正從文學書裏大量地撤退
所以要在文化的鍵盤上
時常點擊一次刷新

2008.1.

永遠饑餓

掉下來只是時間的問題
掛在牆上的畫
一直在與那枚釘子較勁
就像我的肉體懸掛在思想上

掉下來只是時間的問題
於是掉下來了

因為比蚯蚓
穿過耶穌手臂骨上的釘眼更早
打獵歸來的人穿過村口

因為比從部落裏埋下去的物品更早
弱肉強食的法律

■傅詩予

櫻花細語

你會來看我 我知道
當露珠敷著我微燙的臉頰
我知道你會來端詳我
像凝注著鏡中的你自己

我會為你綻放每一朵可能
可知每一絲赭紅都是血的撇捺
而我從不覺伸展筋骨的酸
為你芭蕾舞中我恆踮著腳尖等待

我會在天鵝優雅的吸住你時
窸窣細語 你會聽見我的心跳
你會撿起我擲落的一瓣靈犀
急急回頭喚我的乳名

眾生中 我知道
你會抬來三月的花轎
將我朵朵蹦跳的心花收失走
我仍是你的最愛

2008 年寄自加拿大

也都研究過恐龍的骨頭

因為改道的想像力軟弱無力
慾望的大海裏口水勇往直前

因為無論如何替換舵手
視器官享受為天生之樂趣的人類
其財富的全部重量就是肉體

2008.2.

■蔡克霖

泰國三首

1) 金色的皇宮

用金子壘砌
映亮了天空
如何仰望
都把眼睛刺痛

是一塊金子
也會有個
黃金位置
國王和王妃
也靠黃金鋪墊自己

2) 參觀鱷魚表演

最驚悚的惡夢
並沒有發生
訓練有素的鱷魚
早進入了程式

張開血盆大口
等候頭顱伸進
它願意和你擁抱
還賣弄酷的姿式

我一直深信
鐵樹會開花
石頭會說話
邪惡會歸正
即使鱷魚也有眼淚
那是人和獸
缺乏溝通

3) 蛇靈丹心

——獻給一位養蛇老人

你手執一根木棍

■張非

過濰河

一閃而過的濰河，打著上游的幌子
一塊石頭濺濕的二月
彷彿你擠了一下我
我的微笑一定是春天的
我們離著那麼近
我都能聽到她懷中的葉子
想要說出的什麼

上游是泡沫的 時光是駕著雲彩
來的 隔世的魚蝦隨波逐流
你所看見的波紋 是它們每遊過
一個世紀 就穿上一件新衣裳

流水帶走酒漿 帶走中游的秦池
流了一千年 魯國的酒文化
下游正是佳釀

2008年寄自河北唐山

挑逗著它的激情
——這條赤裸的頑童呵
相視之下，你該是長者了

這是精靈最開心的時刻
昨天還遊蕩在花園和森林
面對輝煌的蒼穹
領略了人世間的枯榮

人和獸都是上帝的造物
為何過錯的區分
靈魂的歌聲在江河在大地
瞬間裏都如火如荼

保持安閒而無害的心境
老人啊，你的情懷多麼動人
我曾有過一個幽夢
到大森林裏尋找但丁

■資中華

視線之外

寧願
站在生活之外
去聽
去看
去感應

想知道
我聽到的
我看到的
和我自己的
一種視線之外

而我的內心
總被一種聲音覆蓋
我的眼睛
總被一種視線牽引……

演員

他把別人的故事
一幕一幕地演繹著
組成了自己的人生

他把自己的人生
一段一段地拼接起
變成了他人的情節

甚至，他的喜怒哀愁
也是劇情的需要
也是導演的安排

他的一生都在扮演著
好人或者壞人
卻不是他自己……

2008年寄自廣東肇慶

■陳銘華

可園

全因為你
坐一小時出租車來
看文化修補的速度
總趕不上外面生長的
鋼筋水泥 在它們的虎視下
一對黑鵝悠然游過一群白鵝

2006年7月24日東莞

番禺

真的是故鄉路遠不堪行麼
芝麻糊龜苓膏和薑汁撞奶
經海珠橋河之南到石塘嘴
繞過餘蔭山房的無數迴廊
再一頭撞進莫道無故舊的
白日夢裡

2006年7月25日番禺

道可道

三月蒼龍未醒
呼吸迂迴向天
一棵雲 幾朵松
隨我漸行漸近
漸成雪

2007年3月18日登華山

■惠兒

風之囁語

我是怎麼跌進六月的風裏的
像貪玩的山羊
在一條鄉間小路上
數著狗和喜鵲的吵鬧聲
戲弄沒有開花的草，給麥子指錯方向
把風推到左邊，又推到右邊
努力去尋找真實的生活

其實，風裏一直住著我喜歡的顏色
有油彩，畫筆
滿屋子睜著眼睛的向日葵
梵古用過的酒杯

我可以在風裏說夢話
胡亂舞動鬚鬚，在墳
空靈的曲聲裏
變成一隻黑色的陶罐
撫摸幾千年沒有退去的窯火
長翅膀，讀聖經
刮去身體上的鱗片
沿途出售咒語

風之囁語二

許多年以後，我還想著
地鐵，是怎麼喘著粗笨的氣息
穿過整座城市
而窗外瘋長的季節，又是怎樣
高出了地鐵口的陽光
那張骨感面孔的喜鵲
怎樣讓你的眼神迷離

許多年以後，我
從一個畫廊穿梭於另一個畫廊
把顧城當成了黑色的油彩
在地鐵裏，搬動樹枝

我是大地的孩子
我是大地永遠長不大的孩子
我總是趴在大地身上玩耍
我總是趴在大地身上畫著格子
我畫著無數的格子
我畫呀畫
我的格子越來越憂傷

今天，我趴在北方的大地上
我趴在秋天裏，抬頭
突然看見藍色的天空
就像看見前世的家園
我的眼睛變成了藍色

我向著藍天，伸出雙手
乞求藍天把我抱起，抱我回家
急切的淚水把眼睛的藍色全都流盡了
不知道為什麼

藍天還是沒有把我抱起
我還是一個趴在大地上的孩子

許多年以後，我變成了一棵樹
仍然長著渴望藍天擁抱的形狀
每當一陣風吹來
我身上的樹葉
都會向著藍天
不停的呼喊，呼喊

跌落疼痛

許多年以後，我
發現，自己已經用完了這個季節
像那隻沒有飛回的喜鵲
從此失去了仇人

風之囁語完結篇

鬼
在修門檻
我
死了

2008 手寄自天津

■野人
趴在大地上的孩子

■包苞

沿江而下

朝天門碼頭

一聲汽笛 兩岸燈火
風吹星辰 滿江婆婆

紅酒綠燈 夜夜笙歌
踏碎瓊瑤 好夢易破

送行：點一江細浪
江水準闊處：魚哭 人歌

三峽夜行

俯下身子 觸到涼
觸到黑夜深處的洶湧
和醒著的夢

做一艘遊輪 沉醉十萬畝波光
三千尺的濤聲
迎風飄揚

白帝城

白霧彌江 蘇醒的雲彩
沉睡的月光
詩人的小船並未遠航

千里追隨 怎能只為帝王的孽障
空付江水茫茫

朝發白帝 沿途的風光
和露品嚐

夔門

不見瀨預堆 風吹夔門開

江水驚魂 不再是奪命的拳頭
破江而出
浪花徘徊 只為傾聽

岩石中深藏的川江號子

風吹夔門 徐徐打開
半江倒影
半江雲彩

巫峽

曲行的江水 細膩的留戀

十二峰揮手
百萬移民 就在波光中醒來

一百萬波光
一百萬片江水喂大的嘴唇
歌也鄰鄰 哭也鄰鄰

滴翠峽上白鷺飛

三峽向海 滴翠峽要留下來
留下三峽最小的女兒
用千尺深的翠綠 招婿

豪華的遊輪 你不愛
匆匆的遊客 你不愛
你只用一江波光 留住半江白鷺
風裏 雨裏 一起飛

神女峰

風起群山動
不動的 是難以揣摩的眺望

潮來大江湧
洶湧的 是江水不息的遐想

千年的時光 只是一層青苔
攀上髮髻

雲遮霧繞 十一峰望你
一定是纏綿的目光

2008年寄自甘肅

■林忠成 校園的軟

深夜，校園發出晰晰梭梭的聲音

那是女生在蛻皮，發育總會脹破一些
陳舊的想像力

可望而不可即的花園，深深埋在應試

教育下的泥土中

有時，你很希望有女生來敲門

“老師，我餓了……”

“老師，我渾身發燙……”

發育作為一種打鐵過程

是女生們自己掄起鐵錘

乒乒乓乓砸在空蕩蕩的校園內

老師們裝著什麼也沒看見

在實驗室安排大家

“量量自己的夢幻吧，記下它的彈性限度。”

每週一，一跨進大門

首先聞到的就是發育的味道

這種味道在校園裏洶湧橫流

使校園成了水鄉澤國

深夜，有的教師甚至放出一條船

劃出窗戶，去檢查教室裏是否還有人釣魚

校園帶著一股輕微的呻吟，有種小小的疼

會順著閑花雜草的根傳播開去

讓所有枝葉都疼得彎下腰

這種疼，與英雄氣短式的撕裂疼不同

更不是國家傾覆的切齒之痛

是種可有可無的癢，所以

校園從來都是一個社會最軟的器官

它每天都替國家闡釋什麼是堅硬

它每一個角落都蕩漾著一股柔和水波

物理課上，教師突發異想

“誰願意做試驗？老師願提供一切組織。”

這種難以啟齒的事，女生們通常都把它

當作一個小秘密

偷藏在嘴唇下面那塊凹進去的地方

永遠不告訴人

她們天天一吃飽飯就發育，不幹別的父母發愁

“這樣沒節制地通貨膨脹，

日子越來越緊啦。”

■陳亞平

後非非詩人圖像集

董輯續寫《魯迅傳》

你以悲劇展開序幕的方式，體驗著魯迅
風霜在眉宇凝結，身受不羈的魂氣
再次讓投槍擲入肉骨
血流散的腥氣
你用筆的步伐，追索魯迅吶喊的身影
知道：詩就是生存
仰頭這風雪淹沒的城市，你瑟瑟發冷
黑暗是以鏡像遮蔽出現的
今冬，你甘願保持叛逆的角色
能恨，也能生，肅殺之氣下詩如聖火

瞭解魯迅的激血生涯，就瞭解你自己
黑暗以光明的形式發端，你還能不能
心存感慨

以戰士的心境

讓黑龍江水流倒轉，鋒芒如匕首

你沉睡的靈魂為血醒來

今冬，你不只是一個棄書拍桌的執筆者
你已被發瘋的狂人氣勢，壯起了血膽
必須冒死選擇，真正活下去
彷彿你的喉嚨，替他人說話
魂火是詩人的煉獄

在此，你只想推窗罵街，與詩人的
身世吻合

2007年4月11日寫于成都

余剛理解一隻豹子

一隻豹囚禁在金屬內部
一支軍隊的風暴阻止山谷
血液冷卻，場景的植物空中蜷曲
靈魂在詩的結構中變序，分裂
你知道，金屬中交織的冰雪，水的眩影
是里爾克詩中踱步的豹子，那黃金
閃現的凸形
終日孤困的言辭

你躬身俯伏，萎縮，失去力量
像你馳騁在草原的性格
已在一場悲劇的段落中，日日衰減

當你的血痕印現
野性在鐵籠中舞蹈
你就可以理解另一隻豹子
自由，從不以屈從為代價
你詩中清晨的陽光，從牆角照射
這些滲入金屬的步伐，已在散文的
節律中發狂

想起天空，鳥就在翻飛
想起樹林，水中就在歌唱
你不怕被鋼鐵化成石頭
你並不用豹子的心情理解里爾克
詩人都是豹子，棲身牢獄而不順服

2007年4月15日寫于成都

孟原在天空戰鬥

此刻，你以荷馬時代戰神的速度
寫下長詩
七年的日月，只為了這詩人的
使命呈現

群山的軍隊空懸，沱江噴湧鐵血
要從詩中看見痛苦，從肉體看見地獄
這是你結盟詩人的年代
半生的積怨化著不幸的焦灼
對於歷史，你只想以詩發誓
不站著寫，就站著死
眼望內心的一場悲劇變為中世紀
是什麼促使你，萌發除惡的念頭

讓你向聞一多致敬的，是詩
那骨肉的血親
刀鋒中十二名詩人的輓歌
餘年的寫作，讓你對兄長一腔苦思
已經七年，還是在這裏

■依雯

晴空

悠悠天地
原來上帝真會開玩笑
一場突然而來大地震
無法收拾的
悲傷
刻骨銘心的
哀痛

災難淒切
團結起全球華人的心
在蒼天間呵了一口氣
堅持信念
人在
希望就在
萬眾一心 共建家園

寫於2008年

也像眾多詩人世代的文學運動，
為你召喚著
你以古代黎明的水晶，看到
所有詩人內心
就像無數次在成都的夜晚，異想
流血的光榮
你知道時間記錄憤怒，詩屬於
亡命徒
一張張聖經裏現身的臉孔，被
火焰驅動
詩中揮霍飲酒的豪勇，只為在今年
像狂鳥一樣迎飛南方，血戰在天空
2007年5月2日寫于成都

■朵兒

悟

太久了
原有的邏輯
看起來那麼盲目
古道西風
竟等來一匹瘦馬
小橋流水不知怎的
倒影著
倒塌的人家

證據

看著病榻前還剩一口氣的姥姥
我不能確定
她還能聽見我的呼喊
佈滿起伏的皺紋長滿疼痛
不過是風化的軀殼
不過是走過一年
又一年
她瘦削的內心
粘在我的神經末梢上
她動一下我疼一下

最後一戰

我用手指搬弄風情
用在哪都是一堆辭藻
我知道上天看不懂
大雪封住了咽喉
所有厄運一茬一茬重複
原始的依賴容易繁衍病毒
而塵埃塵埃 比我還要囂張
這個冬天 沒完沒了的大雪
陷在陰謀裏 白得軟綿綿

■婉冰

寒冬訊息

仲冬風雨勁
叢葉塵埃淨
青草冒著蝕骨強暴風雨
匆匆相擁立起
是為脫俗垢而搖晃喜舞
是生命能滋補沙沙發笑
終於捱過秋寒冬冷
宇宙萬物別沉迷悲情
也該及時驚醒
若滿樹嫩葉紛紛展現待春之心
和蠢蠢欲動群鳥競唱吧
明天會更好 明天定會更好

2008年7月冬於墨爾本

不論在哪裡 等春天來了
我要削薄你隱匿的白色

和諧

甲送來《聖經》勸我祈禱
乙送來《佛經》叫我燒香
丙送來《詩經》讓我風雅
我在病床前
張開嘴巴
魚和熊掌都想吃

2008年寄自河北

■文錦寧

足球賽透視

一顆皮球
不過實踐紀錄數字
工具

兩雙手
對應
二十雙腳、二十顆頭顱
才是闖出一場
激烈較量後
誰，爭取勝利
誰，遭受失敗……的結局！

皮球，最後
只可喘著氣
分享——頭顱與及
手和腳泡製出的
榮和辱

罰踢十一碼自由球

別眨眼，且看
我的腳踢射得快、準？
還是
你的手撲接得快、準？

2008年寄自越南

■振嵐

棋局變動的 玄機窺探

觀棋者忽然歎息
斧柯已爛
於是執筆題句
還要再寫飄泊嗎？
往日戰火瘋狂為亂
不惜搖落幾許鳥巢
驚飛多少雛燕
易地……移居
時空變換不了漏網之魚的記憶
唯有生涯怎樣催白了髮色
舊夢綿綿~~~~~
總要連接遠遠的海岸線
依然牽繞著文字的網絡
他鄉的寂寞
仿如黑夜寒雪紛紛
成冰
積
紛紛厚
所以長久懷念南方 暖炎熱
思索履痕深淺墨跡濃淡身影迂迴
那 詩章隨意鋪排浮萍聚散
並且傳述一枚棋子已經告退
而棋局的完全與不全
就會暗藏詭譎玄機
十分耐人尋味

06-03-2008 香江

逸子兄短住紐西蘭奧市，以電郵傳達北美風笛詩網頁，內有所知越華文壇作者之文字，讀後故有所思焉。本篇成稿之日，予先後面見已移民溫哥華之舊同事T君，定居紐約之小學同學Y君與其夫婿。老友曾君伉儷往胡志明市一行，復來香港停留一宵，翌日即飛返加國嚴寒之尼柏矣。L君寄寓星洲多年，日

■張子清

胡弦詩作英譯

梯 子

我不能描摹的痛苦是一架梯子
我不能描摹的痛苦是梯子上的扶手
我不能描摹的痛苦是響徹腦海的
腳步聲

我不能描摹的痛苦從地面開始
上升十五米
懸置於空氣中

A Ladder

Hu Xian

The agony that I can hardly describe
is a ladder
And its handrails
As well as the footfalls that resound
in my mind

It starts from the ground
Moving upward fifteen meters high
And is staying on in the air

tr. Zhang Ziqing

前自沙田來電，邀作下午茶晤談，乃因上述諸事而不果，當期以他日云。東坡詩曰人生足跡知何似，蓋亦可為此景此情寫照也。

盲 女

里爾克 作
張索時 譯

外鄉人

你不怕談論往事吧？

盲 女

不怕。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啦。另一個女人的事。她當時看出，她是從吶喊和觀察討生活，她已經死了。

外鄉人

死很難嗎？

盲 女

對於頑木者，死亡是殘忍的。就算死了個陌生人也難過，還是堅強些吧。

外鄉人

你跟她不熟嘛？

盲 女

——不如說：她變得陌生了。

死亡甚至使母親和孩子生疏起來。

頭幾天真可怕。

我是遍體鱗傷啊。

事事圓滿如盛開之花的世界，

與我絕裂，連根拔掉

我的心（我覺得），我袒臥

於斯如掘開的土地，我飲著

我那汨汨不絕流出的死睛

如流出寥寥天穹的

瀟瀟冷冷的淚雨，

神死了，烏雲降佈。

可是我的聽覺涵蓋廣袤，通向萬有。

我聽得出不可與聞的事物：

擦過髮面的時間，

叩繫柔細玻璃的寧謐——

且能感知：一朵碩大的白玫瑰的氣息
拂近我的手。

我想了又想：儘管未來除了夜還是夜，
我相信終必得見一道亮光
擴展如白晝；
我相信終必走向我早就
捧在手上的晨朝。
當睡眠從我晦暗的臉龐
滯重地滑落，我叫醒了母親，
對她喊著：“媽，來呀！
天亮了！”
於是豎耳傾聽。長久，長久沒有動靜，
我覺出頭下的枕變了頑石，——
後來，我彷彿看見有個東西在閃亮：
原來母親傷心地哭了，
那是我不願再想到的哀泣。
天亮了！天亮了！我經常在夢裡這樣呼喊：
天果然露白。從我的臉上
從我的胸膛把天抓住吧。
你得擎起天來，高高擎起，
且要把星子們還給它；
我過不了老天壓頂的日子。
我是在跟你說話嗎，母親？
要不是跟誰？誰在那後面？
誰在窗帷後面？——是冬天嗎？
母親：是風暴嗎？母親：是夜嗎？
說呀！
要不就是白晝？……是白晝！
然而沒我的份！沒我，白晝怎能成立？
莫非我在什麼場合缺席過？
莫非誰都不再理會我？
莫非我們被徹底忘懷？
我們？……而你是場的；
你的確依然擁有一切，不是嗎？
萬物依然殷勤圍侍
你的臉龐。
你的眼睛垂閉而眠，
你的眼睛疲倦得睜不開，

爾後它們會重見光明的。
……我的眼睛恆常聲息全無。
花失色。
鏡冰凝。
書上的字行霧騰騰。
群鳥在巷子裡
四處飛撞到陌生窗口受了傷。①
萬緣俱滅。
我為萬象所棄卻。——
我是一座島。
外鄉人
我可是跨海而來了。
盲女
怎麼？上島了？……上這兒來了？
外鄉人
我還在小船裡啦。
它正輕輕向你——
靠攏。顛顛盪盪：
船旗向著島飄揚。
盲女
我是孤島啊，
我可富有吶。——
不過，腦筋裡條條
舊路還在，但因使用
頻繁而損壞：
我好不苦惱。
一切都從我的心陌走開了，
起初我不知所措；
後來我發現它們全在，
我的全部感覺，我之為我的感覺，
聚攏起來擠過去對著
有牆堵塞紋絲不動的眼睛呼喊。
我那被誘出的全部感覺啣……
我不瞭解多年以來它們是不是株守於斯，
但是我知道近幾個星期，
它們陸陸續續回來了，
誰也認不出它們。
路隨著它們的來臨伸展到眼前。
我卻不再識途知路。

現在我的體內百脈暢通，
自信又無憂；宛若有病初癒
我的感覺們躡著步，享受健行之美，
穿繞我的肉身黑屋。
有些人是
記憶的讀者；
青年人則
志在全景。
他們行經我身邊之所步訪，
正是我的透明衣裝。②
我的前額會看，我的手會讀
他人之手的詩章。
我的腳以其所踏之石說話，
我的語聲從時光之牆
馱走隻隻飛鳥。
如今凡事不必再窮於應付，
諸般色彩盡化為
聲音和氣味。
叮叮噹噹響個不停
妙如奏樂。
對我來說書意味什麼？
風翻林葉；
而我通曉風的文字，
有時候還輕輕複誦。
那損目如折花的死神，
找不到我的眼睛了……
外鄉人（輕語）
我懂。

注釋：〈盲女〉(Die Blinde)收輯於《圖像集》(Das Buch der Bilder)，為里爾克二十五歲時所作。

① “陌生窗口”比喻盲睛。

② “透明衣裝”指外部世界。

向明與概念創作

◎長篙

向明的詩詩性活躍，涉及廣泛，但總體來說有“沉隱堅狠，平實真善”的感覺。入詩的內容非常豐富，但離不開生活與現實周圍。如：〈生活六帖〉，描摹細化，口感十足，體現出樸素的人文觀。

有些詩則具調味之道，火候，色味俱佳。如：《陽光顆粒》詩集中的〈一群小詩〉，總是在不經意間給人感歎，從淡淡的語言中給人深刻的印象。如〈影子〉，“有種的就站出來”。同樣寫蛙鳴，卻用不同的思考方式，“企圖把所有貪睡的蟲蟲／都鼓動起來”；另一種則是非常有氣勢，而且是非常有名的詩〈午夜聽蛙〉。讀者讀著讀著，不把自己變成一隻青蛙才怪。身臨其境，濤聲不絕。也只有向明才不受各種束縛，洋洋灑灑。

向明的詩一直處於超越的過程中，並帶有許多的創新特點。向明主張“穩、準、狠”，這是向明一生的追求和總結這三個字在下面列舉的詩中都有表現。

我們嘗試引入一種“概念”之說，把向明的某些作品看作是一種“概念”創作。這有別於其他類型的創作手法：比興、色彩、韻律等傳統技巧，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詩人本體創作的精神。這些詩由詩人本真產生，具有人格魅力；這類作品意志堅定，是詩人神形與質樸實在的表露；這類作品精雕而不顯痕跡、平實卻又深藏、不虛狂卻具力量；這類作品的體現，是詩人深厚情感的結果，是不斷總結經驗並結合自身修為的個性風格典範。

閱讀過許多向明的詩，而關於“概念”性詩中卻彷彿記不起詩中的具體哪一句了。彷彿在清理某種抽象的概念性的思維方式，也許這樣才能體會其中奧妙。如比較有名的一首：

出 恭

寬衣解帶

把腋下的“反敗為勝”翻至折頁

好一場
正襟危坐的
除舊
布新

艾科卡的秘笈剛一露招
腹內一陣痙攣
挾泥沙以俱下
竟有一首
徹夜都消化未了的
現
代
詩

這首詩讓讀者有些忍俊不禁，有自嘲的感覺，也從側面可以理解為諷刺了某些故作高深，雕琢過重的，隱晦曲折的詩。這首詩的“概念”是“現代詩”，借“出恭”表現出那種難產的作品。

“概念”一詞，緣于抽象與思維方式，向明說過，我們看事物要觀其本質。對比向明的詩，如“季節”系列，也能體會某種現象的深入與挖掘。再舉一首“狠”的概念的詩：〈痰〉。這首編在《隨身的糾纏》詩集中，也從側面反映出與自身的與人性的真實體會。這首詩這樣寫道：

奮力啣出的
一口痰
嚙的一聲
落在天安門的
某層石階上

有人用眼睛說
好險
這枚憤怒的子彈
走了四十年
還不曾
轉彎

在這首詩中，誰在狠？這首詩也許是因為一種現象，誰都吐，可關鍵是在天安門，是不是帶有某種政治？痰，也是吓的意思，帶一種輕蔑。這就是狠，對

世態對人性的體現。如果不是與文明相沖，這首詩便沒有意義了，它的存在也許就是因為借一種失態禮節性而引起內疚，困惑40年。那麼，這是一種現象，“憤怒的子彈”一種反射民族的某種精神。

難道生活在臺灣文學詩林的向明，缺少浪漫激情嗎？向明主張突破自己，主張一首詩一道菜，加之熟練，品者餘味。我們對向明的這類詩，過目有忘，原因是只觀其表，並未入深，這就是為什麼說記不住先生的某一句詩了，但深入後卻終生難忘。

另一首名為〈瘤〉的詩，品者眾多，感覺仍離不開詩人本質。“瘤”為詩，詩為生命，割之不掉，卻又隱痛俱深，讀之黯然。

你是潛藏於體內的
欲除之而後快的
那一種瘤
是一種久年無法治癒的
絕症

除了灰飛煙滅
你絕不止過敏於花粉
夏秋間
一隻蟬脫蛻時的痙攣
你也痙攣
而且，你頑固如掌上的一枚繭
剝去一層
另一層
又已懷孕

我吸取天地之精華
你吸取我
我口含閃電
你發出雷鳴
我胸中藏火
你燃之成燈

最後，你無非是
要把我瘦成一張薄薄的紙
紙上的一些什麼
凡掃過的日月
競相含淚驚呼
這才是詩

又如另一首向明近期所創作的〈抉擇〉則也是隱晦至深，叫人一時難悟，先生與我交流時，也強調是在用一種彎曲的形式，形象地表現出一種態度，這裏面前段引入了三種 1.溫度；2.日本人或國人進行敬禮；3.座在椅上轉背。

通過這三種表明一種態度，對現實的抉擇，但我們擋不誘惑。理解後方能鼓掌拍快。

抉 擇

一百度 沸騰
九十度 鞠躬
八十五度 C 在拐角
咖啡香
誘人

而我這色鬼
總是，往美的一方
靠近

歷古以來，精神與本質的詩流傳不多，原因是較深刻不易理解，但這種潛在的品質具越磨越亮的感覺，故余光中先生笑曰：“向晚愈明”。詩之體現為精神、生命。創作的高峰是溶生命於一體，有“人劍合一”之理，高深刻的作品在里爾克的後期作品中也有體現。

大眾所喜愛的詩通常是一種欣賞性和感悟性作品，感性而易於理解，在欣賞性詩中常常通俗易懂，感人至深。如“再別康橋，紅豆生南國……”山水、風花雪月的作品相當多，愛情詩的打動也不少。而詩文本的另一種品質，具後現代意識，也有點朦朧。由於受語言、環境的限制，詩人要運用有限的文字整合表達出豐富的情感與思維，便是一門藝術，而在“概念”創作中，這裏面有象徵和意識領域上的作為，因此他不便於流行和理解，要滲透到詩人主體與環境中才可理。

“概念”在哲學上是深層化的討論，在詩描寫中，向明引入發現更多的深層次的思考方式，以至於讀者初讀產生排斥，也感覺口感入味抽象化，我們讀向明的後期作品，這種傾向更濃，更有可能我們的思維方式跟不上先生的深層理

由。這也是先生不走別人路線的原因，也是不斷戰勝自我的原因。

在另一首〈私心〉，這首詩初看也不太好理解，試想“私心”怎麼能與鐘聯繫？在長沙，向明先生與我親自解惑，這首粗看似難理解的作品，余光中先生嚼之叫好：

牆上

那座走了近百年的老掛鐘

突然敲著我說：

“老兄，我要小解。”

對於，他這隱忍夠久罕有之舉

我感到赧然

然而，我沒有理他

必得自私

因為、我不能沒有時間

余光中這樣評道：“哲學家虛子一連三天登壇講學，題目是《奔向永恆》。時間被得罪了。第四天清晨他醒來，家裡的鐘錶全罷了工。長針、短針都指向天頂？那姿態不像是祈禱，卻像是指控。

他必須搭火車去遠方，好在趕到火車站，還有幾分鐘才開車。但火車開動後，全世界的鐘錶都接著罷了工。他發現從此火車不再停站，只顧向前衝，衝，衝。而車輪寂寂無聲，在虛空中奔馳。司機廣播說：“末站已經過了，誰也能下車。”虛子惶然四顧？發現車上乘客全是三天來他台下的聽眾，而坐得越近他的，正是拍掌最熱烈的那些。他再看上車時帶來的報紙，上端竟已失去日期。車窗上的日影始終沒有移動。

終於他發現：永恆的價值，只有在時間裡才懂得。他站了起來，準備向他的聽眾宣佈新的結論。但似乎太遲了，滿車聽眾，不，奔向永恆的乘客，已決定將他推下車去。”

長篙淺折：這首詩開始很難深入作者內心中去，有多種揣測：主題“私心”，全詩用冷調處理，有一種大悲含內。私為己，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實踐自己的理想？擔心沒有時間，詩人在 80 高齡的時候想到自己的詩仍然需要達到一

種高度，在有限的時間內創作出讓自己更滿意的作品，這也是詩人對自己突破的一種嚴格要求。

時光似乎決定一切，這也是同齡詩人余光中先生對向明先生的一種理解。作品的價值是需要時間來考量的，向明曾說過，一首好詩是由時間決定的，由歷史沉澱與自然淘汰。

向明對“概念”的深入，帶一種理性教化，作品本身充滿了仁愛、磁性，叫讀者耐心細研，才能體會作者之用心。

先生講過如何達到知性與理性的和諧統一，如何做到一首詩有深層的內核，先生有著自己的風格個性，那就是已經自我形成的一種“概念”創作，不喊花腔，不故施謎，甚至缺少修飾，更無虛張、豪放，仍然是一種深層次的內在力量，透過紙背，有容忍、內斂之風格。

如在這首〈一桶釘子〉詩中，透過現象看本質，先生往往抓住事物本質，入木三分，辛辣的諷刺了當代詩壇的混雜現象，形象鮮明。向明先生主張“穩、準、狠”，更主張切實和在讀者心靈上搔癢。先生的詩讀下後，有時深為不解，卻又莫名其妙地被在心靈上搔了一把，那就是中了“概念”的招了。

一桶釘子

——參加詩會我見

都很尖銳
都有短長
都很挺直
都赤條條的像根陽具
隨時準備挺進侵入一處軟弱的地方
每次參加詩人大會
每次看到的是一大桶釘子
閒閒的
橫豎搞在一起待機而動

都是一樣
詩人們聚在一起打屁聊天
釘子們擠在桶子裡氧化生鏽

事實擺明在這裡：
詩人群聚孵不出半個屈原、李杜
那枚釘子不是站出來單打獨鬥

中西文化交流 的自覺超越

——讀劉耀中先生的
《死亡的超越》

◎許慶勝

伴隨八十年代以來的中西文化第二次大碰撞，我讀了好多版本的《外國文學史》或《歐洲文學史》，自以為外國的文學文化不過就這些；但讀了劉耀中先生的《死亡的超越》，才知道我僅僅知道了一點皮毛，方知我所讀的僅是在某些指令之下，在許可範圍之內的咀嚼之物！由此我有了一種被愚弄和受騙的感覺！相對於這些小溪式的所謂“外國文學史”，劉耀中先生的著作簡直就是大海洋！而且這僅僅就現當代的西方文學文化而言。

首先此書打開了西方文學文化從未有過的廣闊視野。以往從狹窄的教科書中，關於20世紀現代主義文學，我們僅知道了艾略特、卡夫卡、普魯斯特、喬伊斯、薩特、貝克特、海勒、馬爾克斯七、八位作家，與《死亡的超越》中的眾多作家相比是何等的片面，片面的可憐！由此而看他們無法囊括整個西方的20世紀現代文學。而在《死亡的超越》中，我們才見到了20世紀外國文學文化的真面目。像葉芝這諾貝爾文學獲獎者，竟被文學史家們忽視得何其殘缺！再如美國詩人羅拔·弗羅斯特、蘇聯的阿赫馬托娃、曼杰利什塔姆、美國非裔詩人蘭斯頓·休斯等。光西方杰出的女詩人本書就有杜利特爾、羅威爾、伊迪斯·西特維爾、摩爾、米萊、史提菲·史密斯、凱思琳·雷恩、畢曉普、安妮·賽斯同、艾德里安娜·瑞奇、西爾維婭·布拉斯等十一位之多，還有美國的藍波、詹莫里森等朋克詩人，更有長期被忽視的非裔詩人如塞澤爾、法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島國黑人詩人德里克·沃爾科特和“以藝術作為革命武器”的仲斯·巴勒斯等。關於西方文藝理論、比較文學與宗教上的闡述也相當吸引

雖然長篙追求的是“還原語言本身，宣導人性本真”，但也深受“概念”創作的影響，故附習作幾首後，還很淺薄，望大家賜正。

詩人的臉

詩人是高貴的，同時也是卑微的。
——題記

這張臉
或擦脂抹粉
或淡妝清麗

時下流行一句臺詞
“不要打我的臉”

詩人不需要遮羞的布
捧出了
一顆血淋淋的心

我害怕有人說
“不要鞭打我的心”

狗咬狗

這一群異類
昔日在大庭廣眾之下
玩起交合的勾當
如今反目為仇
戰事 堵塞了一整條街

一條狗夾著尾巴跑了
另一條仍在狂吠
彷彿 在暢敘一些理由

長篙於湖南
2008.3.20（草）

向明先生也曾舉例，洛夫先生的詩有猛然推人一把的感覺，那種感覺容易顯露在外表，給人驚喜和突然性，更容易讓讀者入戲和品味，因此甚有魔力。而向明先生的給人一把，卻是細微的，滲透的，甚至隔岸千里，掌力帶風，傷人於無形，也許這就是“概念”。

“概念”創作極具個性，作品精雕細微，通常行數不多。自紀弦先生切掉傳統格律白話詩以後，臺灣現代詩派林立，簫簫先生作過精闢總括，然“概念”一詞當屬“現代詩”的後現代意識，是向明先生終身入詩、創作、思考、總結的必然結果。“概念”創作的詩人中還有美國的非馬先生，他的作品詩性果斷、凝煉獨到、內斂深刻。因此也受到一些年青詩人的質疑，也許他們不願意接受這種深入，不願研透這種內核，也可能無法站在詩人的位置去理解而產生的排斥。

“概念”帶給人的思考是，詩是詩人的一塊招牌，讓人能看到詩人本質的東西，從人性上的深掘，到錚錚鐵骨精神，無不昭示著這一代詩人的人文精神風貌。同樣也看到我們的詩人在後現代時期作出的種種努力與探索貢獻。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New World Poetry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E-mail: nworldedit@hotmail.com

◎劉耀中

人，如新詩的鼻祖法國的阿波里奈、勃勒東、巴塔耶的超現實主義，對弗洛伊德、榮格、康德、新柏拉圖主義、諾斯替思想的闡述。尤其對當代西方文學理論的介紹如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來龍去脈、體和主體的理论、索緒爾和“延”與“異”解構主義語言學、解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等等。劉耀中先生都以中西文學文化交流的高度負責精神，一一介紹了他們的生平、創作之路並闡發了足夠多的關於文學與人生的諸多感慨，大大豐盈了我們的西方文學文化的閱讀期待！對於被既定說教封閉已久的我來說，竟如大夢初醒！

其次，劉耀中先生結合這些傑出作家的生活遭遇、藝術追求成長之路進行了哲學升華，綜括出了一些帶普遍性的文學文化指教意蘊。比如壓力之於文學的有效性：“海明威生前說過‘壓力下產生優美’如鬥牛場上在觀眾壓力下表演，觀眾高呼 ole! ole 是 Al-lah 上帝的意思，歡呼 ole 省勁而有力。黑人文學是因黑人沒有社會地位，是個被白人輕視的人種而蓬勃。”（見該書 149 頁）。就連劉耀中先生本人也是在歧視中奮發努力而崛起的一代優秀學者，這對於我們有志於文學文化追求的個體來說，有極大的鼓舞效用。

再就是整本書湧動著劉耀中先生強烈的愛國熱情，作為一位外籍華人，他並未如個別人樣，出洋便忘娘，動輒說“你們中國”，而總是以“我們中國”定位自己，其赤子情懷可昭日月！

總之，《死亡的超越》一書對於中西文學文化更充份的交流，其貢獻是相當大的，對狹窄的外國文學史文化史的豐盈起了加寬加厚的有力補充作用，有了以劉耀中先生為榜樣的多位有識之士的努力，深居國內的我們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便能看到西方文學與文化的真面目。

2008 年 5 月 13 日

威爾伯(Richard Wilbur)1920 年生於紐約，他的詩作所受的主要影響來自維雷克(Peter Viereck)，維氏是新批評派和龐德的“敵人”，認為他們拋棄歷史、心理、傳統理論，及只注重文本，只有助於資本主義機械化的無人性社會制度。因之威爾伯一方面雖贊同新形式主義運動，但另一方面卻反對羅伯特·洛厄爾的所謂自白派而成為他們的領袖。威氏的影響旁及後自白派，使他們懷疑洛厄爾詩中的“我”的聲音是否真誠？後自白派認為某一個詩人在某一首詩中的個人成份愈高，作者的“自我”Ego 愈高。因此威氏只對傳統藝術形式感興趣，缺乏了進取心，在盡力擺脫維氏詩作的野蠻態度而成為了保守主義，受到學府的青睞。

威爾伯曾在女詩人狄更生家鄉的阿默斯特學院和哈佛就讀，在後者攻讀文學。他的父親是個畫肖像畫的畫家，從小受到農村大自然的熏陶，並以農村為背景寫詩。他的外祖父曾是巴的摩爾太陽日報主編，栽培了他對文學的興趣，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參加美軍赴歐洲參戰。於 1947 年獲哈佛碩士學位，他以《美好的變化及其他詩》(The Beautiful Changes, 1947)與《禮儀及其他詩》(1950)兩本詩集確立了他的詩人作家的地位。1955 年，他翻譯了法人莫里哀(Moliere)的劇作《憤世嫉俗》(The Misanthrope)及莫氏的其他作品，獲得普利策獎聞名於世。他的作品遵循傳統的詩韻，技巧細膩，他按照艾略特的創作傳統進行寫作，用他自己的智慧造成詩中的緊張氣氛。

心靈不是風景，倘若是風景，
將會有一輪歪斜斜的月亮
盤旋於你摸索中的林子那邊，
它那細細的輪輻斷在混亂的灌木叢。
——心靈的洞察者

美麗在變，如同緊貼森林的
變色龍皮膚使森林不停地變；
也像伏在綠葉上的螳螂
長入綠葉，使葉片
更加豐厚，使綠色
空前地綠到了頂點。

——美麗的變化

(南京大學教授張子清譯)

1957 年，威氏還曾為美國著名的音樂指揮和作曲家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備受稱讚的音樂劇《老實人》Candide。

威爾伯基本上不寫自白詩，也不寫自由詩，他是一個嚴謹的工匠，這些影響來自他的父親，認為寫詩如同畫畫，確是一種形式主義，正如中國的工筆畫。1987-88 年，威氏被封為桂冠詩人，雖說他不問政治，但是這說明了美國詩壇保守勢力的抬頭。因此有些人稱他為弗羅斯特的繼承人。威氏先後在哈佛大學、韋爾斯利學院、韋爾斯利大學和史密斯學院等校執教。深受威氏影響而正式被稱為新形式主義的詩人的有施納肯伯格(Schackenberg, 1953)、科恩(Corn, 1943)和皮科克(Peacock, 1947)；後自白派的詩人有齊默(Zimmer, 1934)、查爾斯·賴特(C. Wright, 1935)和奧爾(Orr, 1947)。

已退休了的威爾斯於 1942 年結婚，養育了四個孩子。他與已故的開明自由派詩人內美洛夫同年出生也同時成名！

詩是一門文字藝術，需要讀者去細讀、嘴嚼才能領會其中的旨趣！所以說短短數分鐘的朗誦實在不能表現一首詩，朗誦者不能盡其意，讀者不能得其義，充其量只能為一小部份音節鏗鏘的作品作傳播，但這樣的傳播在資訊發達、各式各樣媒介充斥的今天也是效用不大的！這也是古詩的文學價值在於其內容、意境等方面……而不在於其音律的原因，古人不是說“詩以言志”嗎？當然四平八穩的句子有視覺上整齊的美，押韻也有聽覺上的愉悅，但今天許多將詩稱作“詩歌”的詩人，編者相信他們亦不會否認上述的論點，因為這的確只是詩的小道而已。難道真的有人為了推廣也好，媚俗也罷的原因而要將詩寫成流行歌曲的樣子？聽說是有的，不過編者相信這些人敲邊鼓的多，真正的詩人沒有，而這些人大概也忘了要將詩寫成流行歌曲的樣子，還必需要起碼的音樂訓練才行，他們寫的充其量只是歌詞，流不流行也還是未知數呢！

承接上期的四川大地震作品，本期仍就這方面的來稿組成“天府之殤”專輯。另外感謝詩人曉波的協助，即期起我們將開始介紹大陸各民間詩刊的詩人作品，它們大多數活躍在網絡上，本期推出的是“邊緣”及“突圍”兩份詩刊。

爾灣詩人王克難及阿市中美文物協會會長蘇寶鴻即期起加入本刊，讓我們全體同仁拍響歡迎的掌聲！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並發表意見。至於一些連接不上這個網站的大陸地區詩友，則請到：<http://home.pacbell.net/wtchan> 下載最新一期或：<http://briefcase.yahoo.com/tchanw> 下載最近數期的新大陸詩刊。

由於美國郵費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和單位外，將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以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該期的電子版。至於美國國內及加拿大的贈閱則照舊例贈送有作品發表的該期刊物一冊，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

詩訊

●深圳詩人為悼念汶川地震的首部詩選集《國殤》由海天出版社正式出版，近期將於深圳書城中心城舉辦大型詩朗誦會暨首發式。

●千人聚會齊頌“和諧的韻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型詩表演朗誦會於7月3日在深圳福田會堂舉行。

●越南《越華華文文學》創刊號今年7月20日發行，主編：懷雨，副主編：李蘭、劉為安、陳國正，編委：黃鳳愛、雪萍、曾廣健等。

●詩人張錯新著《詠物》於今年6月由台北書林出版，收詩作五十餘首，分為詠物、詠性情、詠書畫三輯。

●加拿大陳有方著《憶往三集》經於今年六月由九天設計印刷公司出版，中英對照，內為已故本刊馳譽編委揚子的遺作及其夫的憶往文字，情深意真，令人感動！

●香港詩人古松新著《客裏相逢》、杜若鴻新作《若鴻的詩》7月23-29日一連七天在香港會議中心舉行的香港書展中展銷。

●台灣國立中正文化中心於7月25、26日在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舉辦“藏文情詩朗誦與經文唱誦”音樂會。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十八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